

淵鑑類函

卷五十一之卷五十二

淵鑑類函卷五十

帝王部十一

帝德
行禮

體仁
帝孝

行義

帝德一

增

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又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又曰君子以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君子以自昭明德 又

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又曰德無常師

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又曰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曰六三德一曰正直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又
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詩曰顛顛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
綱 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又曰如金如錫如圭
如璧 又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禮記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 左傳子產
曰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
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

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左傳成鱣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原淮南子曰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而無私翺飛蠕動莫

不似德而生

增鼃錯傳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

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
得人故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燭以
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
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
熟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
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
之功也

原

白虎通曰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

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
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

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
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
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
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萐莆山出噐車澤出神鼎德
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
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增匡衡曰治性之

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
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
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然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
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聖德純

茂百姓畏愛上天歆享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宋司馬
光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
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
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
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存
斷斷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
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
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

帝德二

原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

以龜書伏羲乃則象作易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有聖

德始教天下種穀故號神農氏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
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
歸炎帝

增史記曰顓頊靜淵以有謀䟽通而知事養

財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
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
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又

曰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
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
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

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原尚書堯典曰

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大戴禮曰宰我

曰請問帝堯孔子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
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

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符子曰堯曰余坐

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櫺扉之內霏然而雲
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

異乎迴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增舜典曰

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

原禮記曰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浚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 大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大戴禮

曰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
之士存焉 **增**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自
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商書仲虺之誥曰惟王不

通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
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神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原**帝王世紀曰湯

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
吾羅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命解其三
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
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
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爲驕侈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雒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曰大哉文王輕千乘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 又曰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韞繫解乃自結之 論衡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能以德持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死

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
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
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
骨

增

帝王世紀曰武王克商旌商容之間釋箕子之

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原

又曰武王自孟津還

及于周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史記曰孔子言

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
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增

又曰高

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性明達
好謀能聽旣即位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

桓子新論

曰太宗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體
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葬埋薄損輿服所謂達
于養生送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
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武脩文施布大恩欲息
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撮綱紀故遂褒增隆爲太宗也

又曰武帝才質英妙有崇文廣業之規故即位而開發
大志考合古今獲前聖代事迹改正朔制度招選俊傑
奮揚威怒武藝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
開闢以來漢家最爲盛圖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
之主矣

原前漢張禹傳曰成帝敬厚禹禹每病輒以

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

增東觀漢記

曰光武時馬援謂隗囂曰到朝廷凡數十未嘗有見明主如此也才能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情兵事方略量敵較勝濶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祖耶曰不如也高祖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曰如卿言反復勝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成哀以來天地縱橫巨猾竊命世祖以眇眇之祚起白水之濱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叢棘枯綱維振而逆鱗掃羣才

畢奏人思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爲中興與夫開創者寧有異乎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故能享有神器據萬物之上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

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

前代十二

十斷其二
言刑少也

故後之言治者莫不先建武永平

之政

又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帝素知人厭

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承奉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藩輔克諧羣后

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晉書曰武帝宇量弘厚造

次必于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于人明達善謀能斷
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

原續晉陽秋曰簡文

帝弱而惠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姿好清言舉心端
詳器服簡素與劉惔王濛等爲布衣之遊

增冊府元

龜曰後魏道武帝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
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
密乃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
樂安帝鎮之以淵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 又曰魏
孝文惇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

慈每垂矜捨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嘗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脩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脩造不得已而爲之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稻梁無所傷踐帝愛竒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嘗寄以布素之意脩然遠邁不以世務嬰心又曰唐高祖倜儻不羈豁達大度至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略宏遠寬仁容衆凡所與遊集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及義兵起羣盜大俠爭來歸附焉謁見必與同坐或延

之臥內握手造膝恩如朋友賞賜金帛無所愛吝凡有
委任推以赤心皆許便宜從事及即位見舊愛故人特
執撫降有遠至者皆爲之加禮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
臨朝處分割浚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意表然唯舉
大綱不存苛細 通鑑曰唐太宗微時劉文靜見而異
之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
才也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踐祚之始布德寰中申威
遐外旬月之間九區寧謐至於進賢任能厲精爲政求
士苦不及從諫如轉圜牘徵儒學興復制度禮樂畢備
風教興行下無滯才上無秕政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外

戶不閉園常空制御王妃公主之家及大姓豪猾之
伍斂手屏跡無敢侵犯亦古昔未之有也 唐鑑曰太

宗貞觀二年畿內有蝗上入苑中掇數枚祝之曰民以
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
曰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
歲蝗不爲災 通鑑曰唐宣宗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

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
于唐末人思之謂之小太宗 冊府元龜曰周世宗幼

而英異以嚴重自處與賓客言必低聲柔氣商確古今
及論攻戰之事則縱辨高談詞理鋒起即位後與侍臣

論及賞罰之道帝曰但依王道行之朕固不因怒加罪
因喜賞人也 司馬光曰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
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
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
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石矢期于必克及既服則
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宋史
臣曰太祖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
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禍亂
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樂慎罰薄

歛與民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
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
義之風無讓于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經濟類編曰宋

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憫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
諍遇灾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 又

曰宋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
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沒獄多平允
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
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
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無

愧焉 遼史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
典章至於釐庶政閱名實錄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
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嘉唐張敬達忠于其君
卒以禮葬輟遊豫而納三剋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
令親征晉國重貴面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略間見者
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
處勝書述秦誓之能悔過太宗兼有之其卓矣乎 金
史贊曰太祖英謨叡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爲用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在諸帝中最爲賢主雅尚儉素
命宮中之飾勿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每當食時嘗思

貧民飢餒猶在已也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
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
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
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
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即
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職守上下相安家給
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小堯
舜通鑑總論曰元太祖深沈大略用兵如神任撥里
班曲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用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
有能臣長戟百萬鐵騎千羣奮烏桓焱集之師騁勁弩

良弓之勢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赫赫炎炎已爲
天命人心所係屬矣 通鑑總論贊元世祖曰天啓真
人時當熙運而先皇母弟太祖嫡孫爲長爲賢始順輿
情而登大寶天性仁孝明睿英武惠育蒼黎知人善任
安童爲相伯顏典兵許衡佐朝政秉忠爲太保王磐竇
默掌詞垣弘範天澤掌樞密謀廟堂攻城略地恢弘
治具載擴丕圖屢樹鴻勲遠夷悉服 經濟類編曰元
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事太后終身不違
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
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明張時

秦曰太祖崇信義于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于天下未
一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
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爲智以天下之力爲力由是未
至而民有後予之歎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歡所向無前
以成破竹之勢者惟德是與夫豈智與力哉 名山藏
曰明高皇帝承元末弛縱之弊宏振威武以倣天下成
祖以英達之資纘序大服海內竦然振厲者五十餘年
昭皇帝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繼之乃涵濡以醇懿
陶植以德義聞四方有水旱蝗蟲之灾憂形于色遣人
賑救如恐不及隆寒盛暑蘇洗冤獄奏上刑名垂神省

察並從輕典優禮老成勲舊具有終始寤寐思賢內自
廷臣外及方岳郡守咨簡詳擇不以輕畀褒獎循良使
久于官是以在任之人奇材異能皆極一時之選至有
文學胥吏哀然擢拔致位名卿十年之內吏稱民安比
于文景下及民間木植器用莫不精堅殊倫亦可以見
一時無些窳偷惰之風矣至於郊廟之禮必躬必親奉
事太后祇敬夙夜未嘗一日去書下筆蠶涌皆傳脩齊
治平之道秋冬巡邊閱武親橐鞬騎射威震殊俗休哉
文武恭儉之主也 明孝宗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史
臣曰上簡言慎動慤誠充粹闇然而日章燕處必衣冠

雖置筆硯有常處

帝德三

原孝理

化成

欣戴

悅隨

聖人順動而人悅隨

樂推

悅

服

垂拱

恭已

大同

富有

同和平也富有天下

膺命

立德

立大中

帝道

王猷

法天地

作父母

蓋

如天

民猶體

蓋之如天民猶支體

承天休

建皇極

四時

成

萬物覩

冠道德

履純仁

通風雨

歷日月

允文允武

克長克君

牢籠天地

彈壓山川

九功惟序

百度惟貞

俱書經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

式

于九圍

澤及四海

納隍之慮

解網之仁

湯

德

配天地 明並日月 正位凝命 勝殘去殺 表正

萬邦 守在四夷天下有道 守在四夷 天下為公 海外有截

萬邦作孚 百姓為心 不嚴而理 無為而治

創道德之囿 弘仁惠之虞 與日月齊光 若晝夜

有恒 覆載所及致之于升平 照臨所加納之于仁

壽 **增** 耿光 大烈書經曰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 大烈 亶聰明

錫勇智書經曰亶聰明作元后 又曰天乃錫王勇智 不競不綌 如圭

如璧俱詩 昭景飲醴 爍電舒虹上出江淹上建平王書注曰昭景星

之明飲醴泉之味也 下出顏延年 咳唾為恩 盼

應詔詩言德化之美如虹蜺舒光 咳唾為恩 盼

睠成飾俱顏延年 昭天漏泉 繁枯潤涸漢書吾丘壽王曰德

澤上昭天下漏泉吳均校

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

文曰皇恩所被繁枯潤涸

司馬相如難 遺文反質

蹈德詠仁上出陸機大將

蜀父老文

出東 聲與風翔

澤從雲游東京

陶化染學

富

仁寵義魏都

協風旁駭

天晷仰澄陸機宴宣

茂

德淵沖

天姿玉裕陸機宴宣

陵風協紀

絕輝照

淵陸機大將

三台擣明

五岳增峻文選盧

丹冥

投烽

青徼釋警張協

炎之如旦

威之如神

函

之如海

養之如春班固答

芥藻至德

琢磨令範

水詩序

民望如草

我澤如春曹植

三光宣精

五行順布

東都

施暢春風

澤如時雨曹植責

仁

帝王部

淵蓋頌函卷五十

帝德

仁

風衍而外流

誼方激而遐驚

東京賦

目中夏而布德

瞰四裔而抗稜

東京賦

案六經而校德

渺古昔而

論功

東都賦

醇洪塗之德

豐茂世之規

甘泉賦

仁聲

惠于北狄

武誼動于南鄰

甘泉賦

解羲皇之繩

錯

陶唐之象

張協七命註曰象言象刑也

三靈輔德

百姓與能

唐太

宗即位冊文

靜默沿道

和平返淳

智周翔泳

功濟

陶鈞

唐睿宗哀冊

春熙海涵

義塗仁洽

翔舞太和

涵濡茂澤

生繁華于枯萑

育豐肌于朽骨

文選勸進表

帝德四

原德象天地

積善之厚

天子至貴與天地通氣

敷大德爲天下 德侔往初 德通幽冥 道得衆則
得國 運天地 德繼世 四王樹德 三王先德
先道德 惟行道德 和順道德 道德爲師友 仁
義以爲明 備道全美 道德盈塞 至道以王 道
猶衢樽 皇道煥炳 君積于道 布德和令 振民
育德 黎民敏德 樹德務滋 明聖鑒德 用明顯
德 表功明德 咸有一德 恒以一德 惟天佑于
一德 惟民歸于一德 其德不回 履德之基 經
德秉哲 以德爲車 觀武如德 苞元履德 位在
德元 聲德達遠 貊其德音 其德克明 周世脩

德莫若太王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日新之謂盛德

盛德光亨 盛德可詠 任德緩刑 明德慎罰

矢其文德 文以應民 好文不武 通達文理 承

天意 言天文 聲重天地 經天緯地 與天轉運

先天而順 則天象地 天下同利 光宅天下

承天紀民 天子經略 天然之姿 天地之姿 天

子特生 行猶河海 材質高妙 飛英聲 馳英聲

令聞不已 絕世之主 亞聖之才 寵綏四方

君子之光 敬之若神明 神明之主 聰明齊聖

聰明睿智 穆穆在上 煌煌盛美 顯顯令德 定

禮樂明舊章 左準繩右規矩 身爲度聲爲律 四

本咸具四海咸利 動靜不失其時 繼韶夏 崇號

謚 五帝之隆 三代令王 得萬國之心 光于四

方 崇冠百代 尊賢容衆 備物致用 一人元良

一哉王心 高朗令終 民樂其治 溫慈惠和

聰明仁勇 醇美皓然 優游博行 見善則遷 號

令溫雅 四三王而六五帝 順天地之紀 堯文煥

炳 最爲高明 禹好善言惡旨酒 乃聖乃神乃文

乃武 不剛不柔 如金如錫 如珪如璋 令聞令

望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覆物崇天載物弘地 象

天統物象地載物 如天之無不疇也 如地之無不

載也 履四時以象天 依鬼神以制義 含義孕農

光軒熙堯 筐厥元黃紹我周王 百辟卿士媚于

天子 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赫赫厥聲 濯濯厥

靈 文王飲千鍾永保鴻名 生荷其榮沒垂其聲

垂德後裔 抱弓而號 削木爲像 象符 朝其衣

冠 有善讓天 惟德動天聲教無爲 禮樂明備

天下自正 天下和平 文治 文明 休明 聰明

增

由康

詩經篇名言萬物得其道也

靈脩

出文選注曰靈神也脩長也言有神明久

長之德也

淳懿

文選樂府吳趨行文德熙淳懿

宅心醴粹

魏都賦注曰醴美也

天臨海鏡

顏延年詩言人君以明德照人如天鏡之照海也

含淳詠德

四子講德

論曰含淳詠德之聲盈耳

遵遊自然

聖主得賢臣頌曰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

英聲茂實

司馬相如封禪文曰飛英聲騰茂實

洪輝景炎

班固典引曰揚洪輝奮景

炎

德洋恩溥

相如難蜀父老

欽明尚古

出班固典引注曰欽明之德庶幾于

也古道

體元立制

茂育羣生

重熙累洽

鴻藻景

鑠沐浴膏澤

以上俱東都賦

仁洽道豐

聲教布濩

俱東京賦

藏用元默

菲言厚行

俱魏都賦

昭德塞違

左傳

灑沈

澹灾

相如難蜀父老

聖風雲靡

長楊賦

炳海表岱

顏延年郊祀歌

嚮風而聽隨流而化

上林賦

德耀寰表

長孫無忌河清表

道

德爲麗仁義爲準

山堂肆考曰漢文帝道德爲麗仁義爲準

體仁一

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 又曰體仁足以長人

增書

經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六韜曰文王曰愛民柰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

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

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罰當其罪則生之薄賦斂則與

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故善爲國

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

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于已

此愛民之道也 新書曰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

上位使民富且壽云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鬻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鬩不私相殺也則民免于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于道而吏積于德而民積于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則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矣則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
況于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文子曰國有飢者食
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
民 韓嬰曰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
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
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
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則知天下之欲
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也 呂
覽曰水源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
則禽獸歸之人主仁則萬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而

務其所歸 說苑曰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
公仰而視之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
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
危背之則亡 陸贄曰懷生惡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
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
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
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
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
物者乃自安之術 又曰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
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

如一身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用此術也 又曰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游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

體仁二

增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麟翔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

也 禮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冊府元龜曰

漢宣帝元康三年詔三輔毋得以春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又曰光武時大司馬平公孫述放兵大掠

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

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

放麇兒啜羔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秦西

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

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拔

山 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勅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曰敦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冊府元龜曰後魏文成和平四年八月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旣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勅從官及典圍將較自今以後不聽濫設其畋獵皮肉別自頒賚

又曰後魏獻文皇興二年詔曰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冤慟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勅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葬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徧覽羣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係咸附

背脊鍼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今律沒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日遽頒此制 通鑑曰貞觀五年制自今沒死刑者皆覆奏沒日徹樂減膳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年謂侍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戎馬陷軍破陣濟朕于難者刊石爲鐫真形置之左右以伸帷蓋之義又曰貞觀十八年幸九成宮行次顯仁宮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麋鹿懷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

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無仁心之人
得放終無放理昆蟲無知須推已以及也 又曰唐太
宗初攻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爲奴婢一萬四千
口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父母妻子一朝
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準其直以布及錢贖爲編
戶其衆歡叫之聲三日不息初帝之渡遼也莫離支遣
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隨軍請
自效帝謂之曰非不欲用爾之力爾家在加尸爾爲吾
戰彼將爲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
也悉令廩食放還咸曰高麗小人不知所以報天子德

也 又曰唐明皇開元十二年隴西節度使王君奭破吐蕃獻捷帝謂俘囚曰凡事俘囚法當處死我好生惡殺覆育萬方汝等雖是外蕃物類亦同中國今舍汝性命以申含養 又曰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經濟類編曰宋太祖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于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 通鑑曰宋太祖命曹彬將兵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

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若困鬪則李氏一門不可
加害 又曰宋仁宗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
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 又曰宋仁宗時
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
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爲御帶帝曰以爲朕帶孰若爲
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 經濟類編曰金主雍曰亡遼
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 元史曰姚樞從
世祖征大理夜宴時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
殺一人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

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也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遇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名山藏曰明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征張士誠戒曰毋虜掠毋妄殺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張氏母葬城外毋傷之
明太祖諭曰中原爭鬪白骨在野中書省其遣人循歷水陸收瘞之

體仁三

增扇暍

解網

扇暍武王事

解網

飲暍

止網

冊

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如襄城宮登子邏坂見暍者僵于路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蘇又曰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帝觀魚于西宮見魚躍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于是止網

廣仁陂

福源池

帝王部

體仁

廣仁

福源

冊府元龜曰唐天寶六載詔曰聞榮陽僕射陳留蓬池等採捕甚多傷害極廣自今以後特宜禁斷其僕射

陂改為廣仁陂蓬池改為福源池庶弘大道之仁以廣中孚之化加志恤功史曰

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周書曰

乃命三后泣罪人葬枯骨詳帝德一除苛法去肉恤功于民

刑史記曰漢高帝入關除秦苛政漢書曰文帝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

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議賑貸問疾苦漢文帝詔議賑貸漢昭帝遣

吏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仁及枯骨澤漏重泉後晉高祖天

全活流民廩給嬰兒漢書曰成帝鴻嘉四年水旱為災關東流徙者眾詔使者

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者務有以全活之後漢書章帝元和二年詔嬰兒無親屬者及無子不能養者廩給

葬戰士縱死囚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于高麗收隋戰士骸骨詔

祭而葬之通鑑曰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約至期來京師明年九月果如期自詣朝堂

無匿者皆赦之欲人富貴問政寬猛通鑑曰太宗嘗謂侍

皆富貴惟省徭役薄賦敕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

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

唐德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曰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帝曰誠如公言有親喪者勿

繇無家屬者給穀漢書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百姓遭

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使得送終以盡子道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水旱蝗蟲為災人用困乏無以自

贍惻然憫之其命鄉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廢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禁笞背

刑定折杖法俱詳體出米貸飢碎犀療疾上周世宗

事俱下宋仁宗置園恤孤獨給田養流民梁書曰武帝普

通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宋史曰仁宗天聖七年契丹飢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唐鄧州開

田以養之仍
令所過給食

置廣惠倉以給貧

出三司錢以助糴

通鑑曰宋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先是役入戶經由官自鬻之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宋仁宗嘉祐七年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體仁四

原其仁如天

仁育萬物

仁以接物

仁風遐揚

仁風潛扇

仁義為巢

仁義為郭

仁義為準

漢文

仁義為繩

醉於仁義

陰行仁義

履行仁義

克

寬克仁

寬仁溫惠

仁而愛人

本仁祖義

仁如

騶虞

蹈顏子之仁

仁智明達

仁及草木

仁歌

行葦 視民如子 視民如傷 兼愛百姓 弗侮鰥

寡 敬老慈少 慈幼養老 嘉孺子 哀婦人 詳帝治

陰暘人于樾下 泣辜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無

肆掠止獄訟 挺重囚益其食 省囹圄 出輕繫

去網去鈎 焚鴆 春田不澤圍 田獵唯時不殺童

羊 童小也 無煞孩蟲胎夭飛鳥 川澤不入網罟以成

魚鼈之長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 汲冢周書 王在

靈囿麀鹿攸伏 毛詩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方苞方體

維葉泥泥 **增**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易經 其仁可親 史記

大禹紀 收葬客死 漢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及棺槨朽敗者 掩

骼埋齒

冊府元龜曰漢質帝本初元年詔曰方春戒節賑濟乏庀掩骼埋齒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廩

窮弱收葬枯骸

出宮人

冊府元龜曰後魏明元永興三年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作技巧自輸

悉出以配鰥民

禁屠殺含孕

冊府元龜曰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

放華林野

獸于山澤

後魏孝明熙平元年

剗削京觀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五年詔諸州有

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為墳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祭焉

禁作簏捕魚營圈

取獸

唐高宗咸亨四年

放麋

冊府元龜曰唐中宗景龍二年幸漢故未央宮舊基賜從臣宴

有麋鹿經御前羽林獲之以獻帝放之

助天孳育

唐開元十二年詔

春禁弋

獵採捕

唐天寶元年

永言亭育仁慈為本

唐天寶五年詔

放宮

女子掖庭西門

唐太宗事

放宮女于九仙門

冊府元龜曰唐順宗貞元

二十一年出後宮三百及教坊伎女六百聽其親族迎于九仙門百姓聚觀謹呼大叫

保滋懷

生仁遂物性

唐文宗太和四年詔

縱鵠

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時回鵠進白鵠一聯帝

令對使解

含幽育明

周太祖廣順元年詔

痒疴疾痛孰非同

體

宋真希元曰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痒疴疾痛孰非同體

天資仁恕

刑法志唐太宗

起行漱水必避螻蟻

宋哲宗

民胞物與

西銘

體仁五

增詔後魏出帝詔曰頃因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

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烏鳶言念及此有驚夜

寢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殮之義冀亦可免 唐高祖

武德二年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于慈悲道教沖虛至

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麋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

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祗膺
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
脩齊王捨牛實符本志 三年詔曰有隋失馭喪亂弘
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耽嗜之族競逐旨甘屠宰之家
恣行剗殺芻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資胎夭之羣莫遂蕃
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由數斂穿窬因茲未息禮曰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
人無故不食珍非惟務在仁愛蓋亦示之儉約方域未
寧尤須節制凋弊之後宜先蕃育豈得恣彼貪暴殘殄
庶類之生遂循目前不爲經久之慮 又詔曰自隋室

不綱政刑荒廢戎役煩重師旅荐興元元無辜墮于塗
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宗黨淪亡邑居散逸墳壠靡託
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爲民父母率土之內情均亭毒
一物失所寢興軫慮念茲道殣義先弔恤雖復久已頒
下普遣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葬未盡宜令州縣官司
所在巡行掩骼埋胔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無復遊魂
窀穸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于前此
爲非類 唐高宗顯慶元年詔曰爲國之道必崇簡惠
正家之義允歸儉約故知興替之本得失之基爰自六
宮刑于四海旣而西都之后累葉驕奢東漢之君相繼

淫侈魏庭晉室採擇無厭水運倉積選納逾廣節文旣
廢怨曠滋深糜費極多流弊忘反朕以寡薄嗣奉瑤圖
臨馭八紘亭育萬類向隅之念每切于憂兢納隍之心
實勞于夙夜率由成訓仰遵先旨即位之初備加寬貸
年老宮人已令放出椒掖之內人數猶多久離親族之
歡長供掃除之役永年幽閉良深矜憫宜申茲大造更
量放出宮人 唐開元二十一年詔曰獻歲之吉迎氣
方始教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藏
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天傷 後
唐明宗天成三年詔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

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將刑爲之不舉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見聖哲之用心合天地而行事今朕以切于禁暴樂在勸能其或秋後有功不可待冰泮而行賞春時有罪不可俟霜降而加刑漸向太平方行古道況賞不僭典則立功者轉多刑不濫施則犯法者漸少周太祖廣順元年詔曰淮南雖是殊邦未通中國近聞歎食深所軫懷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糴是豈愛人彼之生靈與此何異宜申惻隱用濟饑糧

增賦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

展厚禮于九原示深仁于萬國惠加于鬼則遊岱之魂
有依義感于人故歸周之心不忒原夫靈臺肇建璧池
是穿宛彼枯骨委茲窮泉旣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
年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泫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俾
夫惻隱之心因形骸而下至于地升聞之德隨精魄而
上動于天徒觀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苔封
朽骨于是惠霑生死澤及榮枯遣奠有加于蘋藻備物
無闕于芻塗幽壤始開見佳城于白日靈丘是啓旋卜
宅于青烏且夫聖人哀死君子表微用之于國而上下
忻戴書之于史而載籍光輝諸侯感而思服百姓從而

知歸以之理人而人自化以之奉天而天不違故能掩
骼教行送終義立澤靡不浸仁無不及恩加師旅而同
德數千慶延子孫而卜代三十且封比干之墓惟德是
欽護信陵之冢其仁未深曷若罔辨名氏莫知古今招
亡散之魂復于棺槨收無主之骨斂以衣衾蓋所以感
鬼神而動天地豈止夫三分天下而二者歸心 王起
下車泣罪人賦曰人惟有罪罪實在予將恤刑于荷校
遂責已而駐車顧法令之未平滋彰甚矣儼冕旒而興
念涕泣漣如始也備羽衛而行因巡狩而出遇茲拘繫
將伏斧鑕王乃止翠華駐清蹕恐法吏之苛暴嗟行網

之峻密稽鳳輦而惻隱再三愍褫帶而幽囚非一于是
降玉輅下朱輪議獄緩死拖黻垂紳出轅箱而歛歛交
睫顧桎梏而沈瀾滿巾雖囹圄之中自懼有國之典恐
羅網之內時陷無辜之人於戲法議難逃過亦有在致
狴牢未空之事乃教化不明之罪初猶掩抑見天顏之
慘悽慚覺滂沱濕袞衣之文彩承顏熠熠滿眼浪浪情
將同于肆眚義有軼于納隍是以顧盼悲泣徘徊感傷
希聖旨于方輿之間必先一物推睿情于圜扉之下以
及四方故得法制備脩獄訟無怨由衷而感于黎庶自
已而勗于億萬涕洟猶在宥物之義已彰縲紲未收率

土之人知勸行道而道斯遠矣愛人而人亦懷之何天
網之自入使皇情以興悲蓋假其人為邦家之本因其
事為慈惠之資不然何一降車而開二十世之業一灑
淚而成四百年之基然後刑法永清威懷遠播是知夏
后之得天下也能恤人而引過

行義

原君能制命為義

利物足以和義

以義制事

書

仁義為巢

脩德立義

可謂義主

增禁民為非

曰義

義以為質

義聲

寵義

魏都賦曰富仁寵義

義鬯

義方激而遐驚

東京賦

不私故人

通鑑唐太宗時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

上以其秦府舊人欲復其官因魏徵諫上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

王環以不降而受賞 仁贍以抗節而蒙褒 張美

以供奉而見疎 馮道以敗國而被棄 俱周世宗事出通鑑總論

行禮

原嘉會合禮 易 務行禮 親有禮 老少有禮 率

禮無違 克岐克嶷 詩 **增**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詩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 詩 禮儀卒度 詩 率履不越 詩

動如節度 漢光武 以身率禮 漢明帝 屈節下士 唐太宗

見輒下拜 通鑑唐太宗以王珪為魏王 臨軒送之

通鑑唐明皇開元中姚崇宋璟相繼為相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對羣臣如賓

客

唐宣宗

遽索冠帶

通鑑宋太祖嘗召賓儀草制至苑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

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由是對羣臣未嘗不束帶

旁求賢士尊以賓禮

明太祖

對羣臣必正衣冠

明太祖

帝孝一

增禮記坊記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論語

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

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

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又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邢昺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 **原**白虎通曰王者孝道至即萋蒲出庖廚不搖自扇于飲食清涼助供養也

帝孝二

增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又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原帝王世紀曰舜母

早死瞽瞍更娶生象咸欲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年二十以孝聞

增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

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

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

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

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

末猶勿也

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也

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

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

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冊府元龜曰漢高祖居長安太上皇思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民以充實之 史記袁盎傳曰漢文

帝居代時薄太后嘗病三年帝不交睫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永平七年皇太后陰

氏喪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旣寤悲不能寐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 又曰漢章帝母賈貴人生帝而明德馬太后無子

明帝令太后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章帝亦
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建初
三年帝饗士于南宮因從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仍閱陰
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帝
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
各有差 又曰晉武帝太始四年帝母文明王皇后喪
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冊初
居文帝喪帝雖從漢魏之制旣葬釋服而深衣素冠降
席撤膳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必終禮而後復吉 又
曰晉明帝性至孝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

又曰後魏太武帝明元帝長子也帝生不逮母密太后
及有識言則悲慟哀感旁人明元聞而喜及明元不豫
衣不解帶 又曰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四歲獻文曾

患癰帝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獻文問之曰
代親之感內切于心 梁書曰武帝性淳孝六歲獻皇

太后崩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
憂時爲齊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
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
至都銷毀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
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草變色 冊府元龜曰隋高祖

初仕後周爲大將軍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稱純孝 又曰唐高祖武德八年羣臣食于御前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帝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欲歸以遺母帝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帝性至孝初葬貞元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有得時珍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 又曰唐太宗貞觀二年帝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于西宮先是帝在髫鬢太穆皇后于諸子之中獨所鍾愛自穆后寢疾朝夕侍側不解衣冠所進湯藥必先嘗之及丁穆后憂毀瘠三年杖而能起即

位後幸隴州經慶善宮歔歔謂侍臣曰此朕生處朕之胞見在宮內慈顏緬邈無可復追生育之恩不知何以報因舉聲號慟悲不自勝 又曰貞觀四年高祖不豫帝廢朝視藥膳于大安宮尋有瘳百寮稱慶八年三月高祖讌于兩儀殿帝與文德皇后進御膳並上服御衣物皆珍寶奇異又上珍寶巾皇后執櫛理鬢手自冠焉因言至尊年高髮白都盡帝與皇后皆流涕蒸蒸就養一同家人禮高祖亦喜形于色 又曰貞觀十七年唐高祖實錄成帝命褚遂良讀之于前始讀至帝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

可復得因悲不息即令收卷二十年帝謂長孫無忌等
曰今日吾之生日俗云生日可嘉樂于吾之情翻成感
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即追求侍養永不可得仲由懷
負米之恨則吾情也因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淚 又曰
唐高宗爲皇太子時太宗親征遼左命太子監國將發
太子悲啼數日因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敕垂報
並許之飛表奏事自茲始也每聞太宗親臨賊城不踰
百步中宵不寐達旦銜涕因上表曰願收雷霆之威駐
矢石之外惴惴愚誠敢以死請及師旋太子從至并州
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者數日旣至京師

太宗氣疾發動乃于北闕餌藥令太子總攝機務每日聽政于東宮罷朝復謁寢門視膳不離左右 又曰貞觀二十三年高宗爲太子從幸翠微宮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太宗泣曰吾聞古之孝者惟文王汝之孝敬過文王矣 又曰唐文宗孝義天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宮皇太后居大內時號三宮開成中正月望夜帝于咸泰殿陳銀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凡膳饍珍果貢奉三宮而後進御帝嘗以宗廟祭器朽故不脩令郡縣有爲漆器處精造以進旣而江南諸道以新

祭器奏到有司遽將呈貢上斂容令陳于別殿具衣冠而閱之有頃獻欵而退 宋史曰神宗天性孝友初即位尊曹皇后爲太皇太后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翫每先后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少晚必自至屏扆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宋孝宗本紀曰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爲仁孝宗之爲孝其無愧焉 遼史曰太祖征烏古部聞皇太

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疾間復還軍中
史曰仁宗不豫英宗憂形于色夜則焚香以泣曰至尊
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
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爲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
寢于地日歎一粥 名山藏曰明宣宗宣德五年清明
節奉皇太后上陵上橐鞬導從步掖過河

帝孝三

增底豫

解憂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又曰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

萬

國歡

終身慕

孝經曰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

進

藥先嘗

選馬親試

嘗藥漢文帝事詳帝孝二唐書曰明皇自蜀還御望賢宮南樓肅

宗望樓辟易下馬趨進再拜稱賀扶明皇
升殿選飛龍御馬必先親試然後進御

必欲終禮

不忍為樂

上晉武帝事下唐太宗事俱詳帝孝二

送殯跣行侍疾

髮變

上唐高祖事下唐高宗事俱詳帝孝二

納履入闕掖輦至宮

冊府

元龜

曰唐貞觀十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闕門再拜慟哭禮畢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

山

堂肆考曰宋高宗傳位於太子春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

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

元日朝會慶殿

孟月謁景靈宮

山

肆考曰宋仁宗欲于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

太后令帝不從天聖五年春正月朔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宋神宗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先朝御容皆

迎入元豐五年詔歲以四孟月朝獻于景靈宮

周文侍膳之典

漢高獻壽

之儀

唐李輔國表

置酒未央宮

上壽會慶殿

通鑑唐太宗奉太上

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皆承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殿上皆呼萬歲通鑑宋仁宗天聖五年正月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帝孝四

原克諧以孝

書

永言孝思

詩

永錫爾類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

恭奉遺業

夙夜敬止

詩曰惟余小子夙夜敬止

昧爽定省

至孝惻隱

仁孝能德

舜大孝

禹致孝

孝友

聞于四方

仁孝聞于天下

不足解憂

孟子曰富有天下不足解

憂

不忍言政

履大舜之孝

建武王之政

兼先

聖之孝

如家人之禮

五日一朝

三年不言

不

暇食粥

悲不能寐

真覺悲不能寐

仰見榱桷

俯視几筵

視鏡奩而流涕

漢明帝詳帝孝二

為木主不自專

武王

完

廩

營洛

邑如武王意

烏集

庭蒲扇詳前

烏瑞臻

甘

露降

至德要道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天

經地義

孝經詳帝孝

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

孝經云德教加于百姓刑

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君子篤于親

則民興于仁君子謂在上也

至孝近

乎王

禮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因親以教愛

孝經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故

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由本以生教

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民

德歸厚

置塞天地

施無朝夕

曾子曰夫孝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

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之期也

大孝

孔子曰聖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

海之內宗廟饗
之子孫保之

博愛

孝經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莫遺

孝經詳帝

孝

不儉

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增陟降庭止

詩周頌曰念茲皇考陟降

庭止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也

紹庭上下

詩周頌言成王思繼武王之

也

止孝

大學曰為人止於孝

達孝

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于田

號泣

舜詳帝

天明地察

孝經曰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孺慕

問安侍膳

孝性天至

漢章帝

問安順色

資

孝弘風

蘇頌睿宗哀冊

純孝至敬

王縉明皇哀冊

蒼雲出丘陵之

上

貞觀會要曰唐太宗入高祖陵悲號哭咽有蒼雲吐于丘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禮畢風靜雷止天

色開霽咸以致為孝感所致

孝義天然

唐史文宗

終身不違顏色

元史曰仁

宗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

焚香夜泣

元英宗詳見帝孝二

淵鑑類函卷五十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帝王部十二

儉德
知人

睦親
神智

齊聖
誠信

克明
弘量

儉德一

增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商書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荀況曰足國之道

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 韓非子

曰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

茂天地不能嘗侈嘗費而況于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

萬事必有張弛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

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

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古學彙纂

又曰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桓寬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硯鑄金爲鉏鋌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昆山之玉不至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給子華子曰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蕩神化回

滴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
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聖人之所寶也
揚雄曰逮至聖文躬服節儉緜文不敝革鞞不穿大

厦不居木器無文于是深宮賤瑋瑁而疎珠璣却翡翠
之飾除彫琢之巧惡靡麗而不近斥紛華而不御抑止
絲竹漫衍之樂憎聞鄭衛窈渺之音是以玉衡正而泰
階平也 徐幹曰聖人御天所寶惟賢斂雲物之容不

書于策斲珠玉之脛而沈于原車有龍首鸞衡不以珊
瑚爲柱馬有乘黃茲白不以珊瑚爲鞭 蔡邕獨斷曰
勞讓克躬菲薄爲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饗人徹

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
尚方抑巧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
離不貢 譚子曰夫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
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
貧有餘奢者心嘗貧儉者心嘗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
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淫
儉者好恬澹故有保一器終身無壘者有挂一裘十年
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即清靜
之道 又曰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
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獲福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

門闥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職官可以無姦佞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是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儉德二

增大戴禮曰黃帝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又

曰帝嘗取地財而節用之 **原**墨子曰堯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茅茨不翦 尸子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瑤臺九

纍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

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樸馬

淮南子曰人之所以樂爲天子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

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采椽不

斲斥題不斲

言梁柱相斥
不著榫櫨

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

糲梁之飯藜藿之羹文錦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

掩形鹿裘禦寒故舉天下而傳之舜若釋負然

增六

韜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

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弗

聽也宮屋室弗堊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

蓋弗翦小也黻衣絺履不敝不更爲也滋味重累弗食

也溫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

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爲其自爲奉也甚薄其賦役也

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 韓詩外傳曰帝舜

甑盆無臙而工不以巧獲罪

原論語曰子曰禹吾無

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書曰文王在鄘召太子發

曰吾栝柱而茅茨爲人愛費

增書曰文王卑服即康

功田功

原

史記曰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

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常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
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
不得文繡以示敦樸 又曰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

民豈有道乎朔對曰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
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
韋帶劔莞蒲爲席集上書囊爲殿帷 王隱晉書曰武
帝太始七年三月詔大官減膳 又曰有獻雉頭裘者
上曰異服奇伎典制所禁也宜於殿前燒裘敕有異服
者依禮致罪 **增**晉書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下詔

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又詔
省郡國御綢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
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鞞斷詔以青麻代之 冊府元龜
曰晉元帝性簡儉沖素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

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練帷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瀆不許 又曰晉孝文太和十一年十月詔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不知機杼

者帝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

原沈約

宋書曰武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將北征以琥珀治金創上大悅命擣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釘用鐵 又曰武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即其處起

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顛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焉

增

冊府元龜曰西魏文帝大統元年有司奏煎

御香澤須錢數萬帝以軍旅在外停之又曰隋高祖

居處服玩務存節儉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因以爲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答所司以爲後戒唐書曰太宗貞

觀二年有司奏依禮季夏之月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非爲民父母之道也

固請竟不許

通鑑曰太宗營玉華宮惟所居殿覆以

瓦餘皆茅茨

冊府元龜曰唐高宗永徽六年詔令少

府監非軍國所需宗廟之用並不須飾以珠玉諸州嘗

貢珠寶者並宜停進其市肆間不得更爲雕鏤及貨鬻

珠寶金銀等物

又曰明皇先天二年敕兩京及天下

酺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

禁斷

通鑑綱目曰明皇開元二年焚珠玉錦繡于殿

前冊府元龜曰肅宗乾元二年帝耕籍田先至于先

農之壇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

執之在於樸素豈貴文飾乎命撤之

又曰肅宗時太

子賓客韓擇木入奏因賀帝節儉帝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衣已三度浣矣 又曰德宗貞元二年陝虢觀察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冶近出瑟瑟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嘗思反樸之風用明躬儉之節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采不宜禁止 又曰憲宗元和五年帝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危壞昨令有司經度資費甚多意欲漸葺構之所冀成功不毀但緣國用未贍物力猶詘是以每務簡儉情在不勞至于車服飲食亦深畏奢侈以是思之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簡則不勞人儉則不費財人安財足天

下自化上好奢侈則下亦變風人務縱欲爭奪自起今
陛下至誠恭儉有過昔王卑躬愛人動務至理實天下
蒼生幸甚 又曰文宗太和二年命毀放鴨亭子先是
敬宗于昇陽殿東增置亭沼多聚水禽謂之放鴨亭是
日命毀之 又曰文宗命內官諭漢陽公主每遇對日
不得廣插釵梳不須服短窄衣服 又曰文宗時駙馬
都尉韋處仁入見巾夾羅巾以進帝曰本慕卿門戶清
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職爲之卿不須爲也
又曰文宗開成四年夜于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
及諸公主赴宴延安公主衣裙寬大即時遣歸駙馬都

尉竇澣待罪敕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
所歸竇澣宜奪兩月賜錢又便殿與學士語及漢文恭
儉因舉袂曰此衣澣濯者三矣 又曰宣宗性儉素先
是宮中每有行幸即以龍腦鬱金藉之于地至是帝皆
不許 又曰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内出寶玉器數十有

茶籠酒器枕及金銀結鏤寶裝床几飲食之具碎之于
殿庭有一玉杯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俊上請太祖笑
而賜之 通鑑曰宋太祖時永寧公主常衣貼繡鋪翠
襦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
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

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實汝之由主慙謝主因
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
裝肩輿帝笑曰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
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
之人何仰哉 宋鑑曰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

飢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爲例何不忍一
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帝
曰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獻 金史曰
世宗七年命地衣用龍文者罷之禁服用金線其織賣
者皆抵罪 元史曰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

之地青草一株置大內月墀前謂之示儉草欲使後之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通鑑曰元世祖時回回亭可獻

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此錢以周貧者

元史曰元憲宗時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帝却

之時諸王拔都乞買珠銀萬錠帝以千錠授之仍諭之

曰太祖太宗時若如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

審之 又曰元仁宗時近侍有言售美珠者帝曰吾服

御雅不欲飾以珠璣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

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慙而退 又曰元英宗

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加補綴

帝嗟歎良久 通紀曰明太祖初命有司立廟社建宮

室典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

中書省臣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

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財也 名山藏曰永樂四年

回回國進玉盃却之謂尚書鄭賜曰朕宮中恒用瓷盃

潔素瑩然可念也 又曰明宣宗宮中欲用一木架工

匠飾繪金綵輒命易之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

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比茅茨庶幾不忘儉德

儉德三

增惡衣

卑服 禹惡衣服
文王卑服

白屋 卑宮 堯白屋禹卑
宮俱詳儉德

二 捐金

抵辟班固東都賦曰捐金于山沈珠于淵

焚裘

留衲通鑑

曰晉武帝時程據獻雉頭裘一領詔曰此裘非常衣服

消費工用命焚之于殿前南宋高祖微時嘗于新州

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長

安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者可以此衣示之絕

繁禮 反太素何晏景福殿賦曰絕流遁 帳無文繡

屏惡刻鏤漢文帝幃帳無文繡詳儉德二 東漢章

屏風為帝張設帝不悅命侍中黃香銘之曰禁采金

玉 勿受珍羞漢書曰景帝後二年詔勸農桑禁采黃

受遠國 珍羞 作臺惜金 營閣惜費作臺漢文帝事俱詳儉

德 葬用瓦器 殿為土階光武作壽陵曰古者帝王

馬使後人不知其處孝文識始終之義孝景能遵述孝

道遭天下反覆霸陵獨完豈不美哉後周武帝見諸

宮殿華麗者皆毀之為土階數尺不施櫺栢

阜囊帷殿

葛布籠燈

上漢文帝

武帝事

青麻代紉

青練為帷

上晉武帝事下晉元帝事

常

佩韋劔

止市雀釵

上漢文帝事俱詳儉德二

改用鐵闌

令銷銀器

南齊書曰高帝性清儉後宮器物闌檻以銅為飾者改用鐵

冊府元龜曰唐明皇

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需

命碎琥珀枕

不用龍腦

香

上宋武帝事俱詳儉德二

戒使臣殫財

罷伶官冗食

通鑑曰唐憲宗四年南方旱飢命左司郎中鄭敬等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賜

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殫財酣飲遊山寺而已冊府元龜曰唐德宗即位罷伶官冗

食者三百餘人

耒耜去文飾

衣裙戒寬大

上唐肅宗事下唐文宗事俱

詳儉德二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唐肅宗為太子嘗侍膳有羊臂臠上

帝王部

卷五十一

儉德

顧太子使割肅宗既割餘汚漫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
擇肅宗徐舉餅嚼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愛惜下宋

太祖事詳

碎寶裝溺器

禁繪為假花

通鑑曰宋太祖見蜀王孟

初寶裝溺器即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

所為如此不亡何待宋真宗祥符元年王親臣庶第

宅飾以五采羅製幡勝繪帛

止索燒羊

嚴禁鋪翠

為假花者帝特命禁止之

上宋仁宗事詳儉德二通鑑曰宋高宗紹興中因王

思仲尼之克己

履老氏之常足

東京賦

翡翠不

裂

瑇瑁不羨

東京賦

綈衣不敝

革鞞不穿

長楊賦

儉德四

原克儉於家

德儉而度

儉以足用

以儉率下

飭德以儉

儒行清約

用文景之儉

慕古人之風

奉養有節 愛民節財 敦本息華 弗殖貨利

奇怪弗視 珠玉弗服 不持珠玉 木器無文

長楊賦

器服疎素 用陶者器 柱弗藻 地無黝丹 垣

無白堊 文王卑服 即田功康功

尚書

堯帝大布

禹衣細布 冬日鹿裘

堯

夏日葛衣

飲泉水 衣

皮毛 澣濯故衣 衣無文繡 後庭無紈綺 大路

越席 推甲乙帷 補壞屏風

魏書

牀用直脚

宋武帝

勿送冰紈 聽燒鳳膠 堯乘素車元駒 湯寢黃屋

之駕 不好鮮飾 常乘故車 歸璇臺之珠 歸諸

侯之玉 歸諸侯女 殺熊賜金 還千里馬

漢文帝

還獻馴象 酒酸不易 食用宿肉 唯設白粥 宮

無嬪嬙之燕囿無般樂之豫 廢池籞之官罷百戲之

樂

增黃金與土同價

通鑑曰南齊高帝性清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

土同價

焚錦繡珠玉

唐明皇詳

去麗飾

班固東都賦曰去後宮之

麗飾

去末反本

張平子東京賦曰人去末而反本感懷而抱慙

骨角裝帶

冊

元龜曰隋高帝開皇仁壽之間裝帶止以銅鐵骨角而已

賤瑋瑁而疏珠璣

長楊賦

圖匱于豐防儉于逸

潘岳籍田賦

斲雕為樸

范蔚宗皇

植示儉草

元世祖詳

服御質素澹然無欲

元史

儉德五

增

詔後周武帝詔曰樹之元首君臨四海本乎宣明教

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疎葛
之衣麤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況無
聖人之德而嗜慾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於尊位朕甚
慙焉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內調度朕
今手自減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
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勗朕不逮者哉 又詔曰朕欽
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
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徃者冢臣專任制度有
違正殿別寢事從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
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

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光雲
合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拆毀雕斲之物並賜貧
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樸 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詔曰珠
翠綺羅孰非珍玩嘗念百金之費每惜十家之產是以
所服之服俱非羅綺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若弋綈之制
大帛之衣德雖謝于古人儉不忘于曩哲庶羣公觀此
當體朕之不奢 德宗大曆十四年詔曰王者不寶遠
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
帝封還大珠朕仰止前王思齊樸素邕州所進金坑誠
為潤國害人放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為寶惟德其物

豈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其金坑任人開採官不
得占 後漢高祖詔曰卑宮菲食前代之令猷革舄綈
衣哲后之明德至于損上益下惜力愛人冀息煩勞漸
期富庶

增表唐郭子儀等表曰臣聞古先哲王莫不崇儉以阜
時戒奢以敦本勤以樹善利在化淳伏惟陛下繼成盛
業備歷諸艱功存造化澤被甞俗至于服用之飾聲樂
之娛宜有所增加以彰聖德今月十六日臣等伏蒙天
恩幸霑內宴竊見後庭妓樂其數非多衣製儉薄頗爲
逼下願無麗綺之玩是行質素之風恭惟睿慈允臻于

道昔漢文帝念中人之產晉武帝焚外國之裘皆仰止
于有餘匪謙讓于當分以今比古無德而稱況聖作物
覩著自格言上行下效存乎理體陛下以農業未又軍
務猶虞思懲富教之由率先儉約之化康寧之福莫尚
于此恐聖烈無紀臣下未知請編之史策宣示中外

詔答

曰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格言爲重理道在茲朕志復淳
原用濟海內振其元化鏡以至清非謂艱難之時自崇
樸素之本無聲之樂庶聞于四方曳地之衣將比于前
古且率人而自我亦採木而銷金爲君之難事當乎增
惕股肱之義務在乎弼違期于啓沃之勤不在延君
之譽豈可付以史官宣于中外載循來表殊匪朕懷

增奏後晉戶部尚書王權奏曰臣聞戒奢從儉惟經國

之遠圖務實去華乃前王之令範伏惟陛下開基創業

應天順人顯宗樸素之風克協聖明之訓臣伏見諸侯
奉貢九土勤王羅紈則織麗奇工器皿則雕鏤異狀文
之錦繡雜以珠璣雖外表珍華而事近淫巧伏請特降
敕旨頒下列藩雖所減者輕同積羽而所集者重可如

山匪爲淳厚國風抑亦豐資天府

敕王權素推華族方處重官觀四海之貢

輸虛陳巧麗察五兵之器用枉飾珍奇不惟耗彼生靈實且傷于淳素爰陳章疏將召和平宜允敷揚明示誠約自今後臣僚貢奉不得務其淫巧衣甲器械不得飾以金銀咸委遵行勿得踰越

增賦唐李程漢文帝罷露臺賦曰偉漢文之君臨惟宮

室有度以兆庶爲心安不忘危豈勞力于累土用過乎
儉亦軫慮于百金懼乎設怨將以激勸若臺之是修唯

德之不建是故絕役心于制造弘儉德于億萬乃言曰
臺者高峙路者四通不足避燥濕寒暑無以受朝聘會
同奚必高居爲明四目遠聽爲達四聰不重建何以就
役不勞力何以成功由是却匠人之計全王者之德豈
嗇于財實肥于國雖百工磨至無所作則庶人子來曷
由陳力言之旣終人故適從版築之功旣絕尋尺之材
勿庸柱礎不施寧轉他山之石棟宇罷構匪斲徂徠之
松若夫氣候爲備順時布化諒惟國之有恒成茲臺之
何暇南至以望太史每升其觀臺仲夏而居有司自設
其高榭亦何用土木特建丹雘勤修誠無用之作非不

朽之謀豈止全十家之中產貽百代之良籌彼晉靈登
臨我則絕彈人之戲宋平興作我則無築者之謳式昭
莫大之見用保無疆之休

增

制唐蘇頲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召公曰弗作無

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斯乃聖人之至言

矣朕爰在幼沖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嘗觀錦
繡願言其志造次不忘自寅奉體圖勉康政道常想漢
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
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勲戚下洎廝養所得者重于遠所
求者貴于異至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

爽有妨于政無補于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
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飢寒者今四方晏
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于珠玉珍于錦繡墾田疇而
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
切令禁斷州牧縣宰勸督農桑待至秋收課其貯積使
人知禮節俗登仁壽稱朕意焉 開元斷珠玉等制曰
朕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
思欲反樸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水旱
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藿肉玉
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

人之所化從行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樸是使揚湯止沸涉水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所司令鑄爲鋌仍別置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于時並即焚于殿前以絕浮競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增策漢賈誼治安策曰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

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以備諸美者
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賓客者以被牆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
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
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
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
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
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
姦邪不可得也

睦親一

增詩小雅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鄭康成註曰豐草

喻同姓諸侯也

禮記月令曰命樂師大合飲而罷

鄭康成註曰歲將終與族人
大飲作樂于太寢以綴恩也

左傳富辰曰太上以德

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郃雍曹滕畢原

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

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

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

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

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左

傳曰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
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
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
不可君其圖之親親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
去之 周禮注曰周人以睦族爲重建國之初以懿親
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
肢體之愛脈絡相通堯之親族禹之敘族周之睦族非
惟私公族以恩而實教天下以睦也是故宗伯以飲食
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脤膾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
三族之別辨親疏巾車則掌金而隆同姓之封司士則

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
凡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愛之誼者無所不用其極
而爲王族者盡知所以自愛矣不幸而罹于法則司寇
又有議親之辟以宥之若有罪而不可免者在小司寇
不敢以即于市在掌囚者不敢囚而適市則奉而適甸
師氏故甸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使刑焉夫周人之于
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王族有罪則自取之也明
啓刑書而與衆知之可也必以刑于甸師者記曰王族
無宮刑理不翦其類也刑于王族理不與國人慮兄弟
也然周人之意有不在是蓋甸師掌共絜盛爲王子孫

者蓋亦思柔盛之奉而不忘祖宗可也今也有罪而不可免則刑于甸師是猶得罪于祖宗而祖宗戮之也豈得已哉 書傳曰以賢宗治爵宗以爵宗治庶宗彼賢宗方以爲榮不在益祿蓋宗人非盡朱戶以居納陞以陞也又非盡羽葆在前劔盾衛後也窶空無策混迹輿臺者有之富不知學竄身商賈者有之懷奇抱異仰屋而歎約結棄祿而遊逍遙穎異沖英昂首而志遐舉易名而就青衿誠以投閒置冷之朱組不若展采錯事之青紱也縛手繫足之遠遊冠不若明目伸眉之進賢冠也 朱子曰宗伯議親而司寇亦議辟太史記過而王

爵亦興賢此法也絃誦禮樂以養心爵貴名位以誘志
此教也兩者親睦之善物也 又曰有道之長惟周爲
最豈曰苟不狂惑遂爲顯諸侯哉五等侯兩社輔三等
采六遂邑封畛土略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
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法綦詳矣而又誦于瞽宗
治于東序觀于成均考于王闈習射于澤助祭于廟燕
毛于寢友以俊士造士行于公路公族其教之密又何
如哉

睦親二

增詩經大雅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

慶載錫之光 漢書曰文帝時民有歌淮南王者一尺

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

之八年夏封淮南王子四人爲列侯按史淮南厲王反謀覺文帝不忍置

王于法徒之蜀憤恚不食死 通鑑曰武帝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

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

上問其故對曰臣得蒙肺腑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

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

室擯却骨肉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于是上乃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又

曰明帝永平十一年春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

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
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
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
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
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
之 冊府元龜曰漢章帝建初六年東平憲王蒼等上
疏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
侯各十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
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修行邸豫
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

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
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乎其濟南東平中山王贊皆勿
名蒼既至升殿及拜天子親荅之七年諸王歸國帝特
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
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
近爲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
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焉
不能言于是車駕祖道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珍寶
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又曰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宴
四廟子孫于文宣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之禮又嘗宴

公主侍臣于清徽堂命黃門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
崔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
壽帝曰卿向以燭至故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
山之詩又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宗載考宗族之義
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又曰孝文時

南安王楨出爲相州刺史帝餞楨于華林都亭詔曰從
祖南安旣之藩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憫戀然今者之集
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孝文送楨于階下
流涕而別 後魏孝平詔曰皇魏開基道邁周漢禪建
二都德盛百祀雖帝祚蕃衍親賢並茂而猶沈屈素里

曲褐衡門非所謂廣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
近遠敘之列位 又曰西魏文帝大統七年御憑雲觀
引見諸王敘家人之禮手詔爲宗誡十條以賜之 又
曰唐高祖于宗親彌見敦睦送迎拜揖如家人禮 通
鑑曰唐太宗時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
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
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又曰明皇素友
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
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
相與同之薛王業嘗疾上親爲煮藥火藝上鬚左右驚

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 又曰宋太祖
友愛光義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灸艾光義覺痛帝
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 又曰仁宗景祐二年秋七月
作睦親宅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
應宮地作睦親宅以處之三年七月置大宗正司以宗
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詔于祖宗後各擇一人
使司訓導糾遺失 名山藏曰明成祖賜在京諸王書
曰往與諸弟各一方歲一見今早暮來聚甚愜于心暑
可三日一朝 又曰永樂三年上賜諸王書曰我皇考
創業垂統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則篤親親藩國則

重守法朝廷紀綱明正藩國不齟齬其間藩國禮節不踰朝廷不苛責于上吾與諸弟姪皆宜念之

睦親三

增敘族

尊賢

行葦

葛藟

詩大雅行葦篇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

睦九族也詩王風葛藟篇刺幽王不親九族也

敬宗

聚族

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

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猶子

阿母

冊府元龜曰後魏太武嘗顧樂

安王範之長子良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又曰後魏北海王詳獻文之子因其私慶請孝文帝帝幸

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

夏禹拜敦敘之言

商

書垂立愛之訓

冊府元龜序

書載堯典首陳睦族

詩歌

周德實美維城

唐文宗太和二年詔

尊祖之義立愛自親

尚

齒之文由家刑國

唐文宗太和四年詔

睦親四

原惇敘九族

以親九族

親睦九族

篤厚親戚

愛樂諸弟

以爲首命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兄及

弟矣式相好矣

宜兄宜弟令德壽愷

戚戚兄弟莫

遠具爾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友于之志通于神明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迎拜于階

奉觴上壽

置

其驛馬傳起居

興席改容與車升殿

君子不施其

親

能庇昭穆之門

薦與女蘿施于松柏

緜緜葛

藟在河之涘

增宗子維城

詩板板篇

合族以食

禮大傳

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左傳衛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賜几杖不朝

冊府元龜曰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屬為諸父甚重之賜几杖不朝

舊廬

宴會

又曰漢和帝十五年幸章陵會宗室于舊廬之中賜宴作樂

花萼相輝之樓

通鑑曰唐明皇性友愛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成此夜飲

後魏孝文事詳睦親一

憑雲觀引

見諸王

西魏文帝詳睦親二

宴皇親于後宮之山亭

後唐莊宗事

鵲鴿頌

唐書曰明皇時有鵲鴿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羣臣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因作頌

詔

許宗室應舉

宋神宗熙寧五年詔宗室非袒免者許應舉累試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五

王帳

通鑑唐明皇素友愛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

合本同根

成明

祖諭諸王曰朝廷藩王合本同根

睦親五

增詩唐明皇暇日與兄弟同遊興慶宮詩曰代邸青門
右離宮紫陌垂庭如過沛日水若渡江時綺觀連雞岫
朱樓接雁池從來敦棣萼今此茂荆枝萬葉傳餘慶千
年志不移憑軒聊屬目輕輦共追隨務本方從訓相輝
保羽儀時康俗易漸德薄政難施鼓吹迎飛蓋絃歌送
羽卮所希覃率土孝弟一同歸 張說奉和前題詩曰
漢武橫汾日周王宴鎬年何如造區夏復此睦親賢巢
鳳成新閣飛龍躍舊泉棣華歌尚在桐葉戲仍傳禁籞
氛埃隔樓臺景物連聖慈良有裕王道固無偏問俗兆

人阜觀風五教宣獻圖開益地張樂奏鈞天侍酌衢尊
滿詢芻諫鼓懸詠言形友愛萬國共周旋

齊聖

增重華協于帝

書

克齊聖廣淵

書經成湯

原聖敬日躋

毛詩

增昔在文武聰明齊聖

書經

原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知幽明

知幾其神乎

見幾而作

樂天知命

窮神知化

神而明之能研諸侯之慮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物

與時偕行

隨時之義

極深而研幾

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

變而通之以盡利

並易

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詩

增固天縱之將聖

原性與天道

論語

窮萬物

之始終

家語

睿作聖

書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

老子

聖人無心與眾同欲

神代潛通

左傳

神叡通知

大戴

秉二帝

莊子

得天下之意

琴操

明莫若聖

王弼

聖而

預知

列仙傳

聖德元達

桓子

聖德炳著

東觀漢記

安帝

克明一

增冊府元龜曰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既明且哲顯仁藏用非聖人

孰能與于此哉三代之前尚矣自漢而下膺運曆而履

尊極者乃有挺非常之姿蘊維新之識表章乎文理究

遠乎情僞慮于未兆見于未萌明治體之要通時用之
變防微杜漸以息乎厲階探賾索隱以參乎繫表用能
總御羣品嘉靖多方窒姦慝之源塞妖妄之徑克貞王
度以熙衆志其或位處明兩事彰先見淵識獨運嘉言
罔伏垂之緋緗良可述也 又曰王者鍾五行之秀膺
三靈之眷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仰之如日無幽而不燭
畏之如神雖微而必察由是下情靡不上通讒說無以
自進舍忠履潔之士得以効其所能匪躬盡瘁之臣得
以保乎終吉自西漢而下蓋有體資明智內懷聰睿邇
言必究其所自至精冥合于惟幾刑賞不濫而政化以

清垂之冊府斯爲美矣

克明二

增漢書曰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

魏紀曰太祖以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戒之曰羌

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求請欲因以自利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帝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冊府元龜曰晉文帝爲魏相

國時欲遣鍾會代蜀西曹屬邵悌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人伐蜀愚謂會單身難重任不若使餘人行帝笑曰

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衆人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
智勇並竭而強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余意同今
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何所能一
辦耶若蜀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
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復憂此及蜀
降會白鄧艾不軌帝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
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帝曰卿忘前時所言耶
而更云可不須行乎及至長安會果反隨死咸如所策
又曰後魏太武時羣臣請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
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

險屈勾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
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暇蕭何之對非雅言也通
鑑曰唐太宗謂房元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
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
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
奏者乃關僕射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七年林邑王遣
使言爲扶南所攻乞師救援帝曰山有猛虎藜藿爲之
不采爾爲隣國扶南安敢侵逼此是爾懼自來將無事
矣後有使至果如帝言 又曰貞觀十七年太常丞鄧
素使高麗還請于懷遠鎮加戍兵以逼高麗帝謂之曰

遠方不至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卒能威絕域者也 通鑑曰開元元年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服 又曰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帝不從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都長安耳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帝不荅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

下民力殫矣 又曰太宗時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
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
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
帝怒曰吾選端人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
少豈解此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克明三

原元首明哉

欽明文思

並尚書

重明麗正

易

清明

在躬

禮

惟明克允

明四目達四聰

並尚書

明德遠

矣

察其明德

並左傳

予懷明德

詩

明德劭令

其

德克明

詩

明以察微

史記

仁明謙恕

溫慈惠和

並東

觀記
孝章

德協於下惟明后

亶聰明作元后

並尚書

聰

明神武

潘岳西征賦漢高

聰明敏達

東觀漢記

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

詩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詩

明于天道

易

與日月並明

禮

用日月之時

後漢

繼天而象日

帝王世紀

宜照天下

易

明鏡于三光

曹植

照臨下土

詩

民

之情偽盡知之矣

左傳

微顯闡幽

易

蠲其大德

左傳

而難任人

明命在天

類族辨物

易

簡練臣丁

光武

斷簡功能

魏書

侯帝不容

漢明帝

以聰察下

漢記

文武鑒斷

晉陽秋

斬告蕭何者

楚漢春秋

促理蔣濟出

詳神
智篇

燭幽

西都賦曰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觀良窳

察誠偽

何晏

景福殿賦

明照四方

易離大象

文理密察

輝烈光燭

東都賦曰

德寓天覆輝烈光燭

顯仁翼明

魏都賦

天臨海鏡

顏延年曲水詩言人君以

明德照人如天鏡之照海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書經

觀火

子曰

若觀火言視民情如觀火也

明哲實作則

書經

智臨大君之宜

大人以繼明照四方

與日月合其明

並易經

能用忠

謀不惑羣議

唐憲宗

聰察彊記

唐宣宗

明勿至察

明成祖冊

皇太子文

知人一

增說苑曰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

稷為司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臯陶為大

帝

知人

知人

理益掌山澤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
其任以成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 史記曰漢高祖
置酒洛陽南宮謂諸將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
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
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 通鑑曰漢周勃爲人木強
敦厚高帝謂可屬大事高帝疾病呂后問曰陛下百歲
後蕭相國旣亡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
可然少慙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

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
其次帝曰此後亦非吾所知也及呂后聽朝諸呂欲危
劉氏勃平等誅之 又曰文帝末周亞夫爲中尉帝戒

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景帝即位亞夫
爲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擊吳楚
平之 又曰漢武帝謂嚴助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

任職居官亡以瘡人

瘡瘡也

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

賁育弗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于汲黯近之
矣 又曰漢武帝年老鉤弋趙婕妤有男心欲以爲嗣
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霍光可屬社稷帝乃使黃門畫

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帝遊五
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
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
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帝以光爲大司
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後漢書

曰光武初起義兵見李軼諂事更始帝深疑之帝以戒
兄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後更始收劉稷將誅之伯升
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害之 冊府元龜

曰魏太祖知人善譽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
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勲列爲名將其

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三國志魏書曰
荀攸字公達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
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
不能過也又下令曰孤與荀公達同遊二十餘年無毫
毛可非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其人也文
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
冊府元龜曰晉石苞字仲容景帝初以為中護軍司
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景帝曰苞雖細行不
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

齊桓忘管仲之僭奪而錄其糾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
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
今日之選也意乃釋 北魏書曰太武能知人收士于
卒伍之中唯其才所長不論本末古弼爲尚書令弼頭
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車駕獵于山
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太
武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
還行百餘里而筆表至太武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
言可爲社稷之臣 北周書曰宇文側爲大都督行汾
州事或有告側與外境交通懷二心者太祖怒曰側爲

我安邊吾知其無二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 冊
府元龜曰隋高祖時蘇威爲太子少保漸見親重與高
頴參掌國政尋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官悉如故
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意高祖
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
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
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
楊素才辨無雙至令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
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又謂羣臣曰世人
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

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通鑑

曰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侍臣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淩斷事理求之古人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俊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稱材疏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便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嘗據經史自當不負于物

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而意尚然諾偏于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于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事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少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比日以來每試鞠大獄將有任使亦何以加之

冊府元龜曰契苾何力爲蔥山道副總管母在涼府何力歸省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強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于是衆兵執何力至延陀致于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或言太宗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陔

猶魚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
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狀太宗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
何如遽遣使入延陀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還
又曰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人心與貌不相副
者多矣或有發言方正而心行邪曲或辭色柔和而志
存忠鯁或貌類魁懦而勇堪制敵或果復私讐而怯于
公戰或外若至公而內多姦詭或迹雜埃滓而實懷清
白或質性劣弱而妄言入死或口未及言而身能踐難
心迹睽謬安可勝紀夫蒼天高遠四時有常即日月運
行算之不踰度此所謂天遠而必信人近而難知也

唐書曰隰城尉房元齡初謁太宗于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 又曰李藩為徐州從事時節度使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搖動軍情德宗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秘書郎後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 通鑑曰唐

憲宗時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為人出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諳李絳必不爾 又曰宋太祖仕周時永興節度使劉詞薦其幕僚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因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

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沒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 又曰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沒意用之 又曰真宗時王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又曰元世祖爲太弟時召見姚樞大奇其才動必見詢 又曰世祖謂太子曰伯顏文武全才汝勿以常人遇也 名山藏曰明太祖曰良玉委泥色澤不變君子在衆德操自異

知人二

原舉韓信於行陳

取陳平於亡命

卜式援于芻牧

日磾出於降虜

漢書

寶誼烈士

餘慶貧家

冊府元龜

曰唐高祖時姜寶誼為右武侯大將軍拒宋金剛于介州兵潰為賊所擒高祖聞之泣曰寶誼烈士必不生降厚賜其家寶誼後果謀背賊事泄遇害又曰憲宗時鄭餘慶居特相出入垂五十年家類寒素自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令旌節就地宣賜皆厚遺金帛餘慶每授方任憲宗必誠其使曰餘慶貧家不得妄有求取

保崔縱之必來

信渾瑊之不反

又曰崔縱為京兆尹李懷光反

德宗幸梁州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又曰德宗時李希烈遣間諜詐為渾瑊書與希烈通瑊奏其狀德宗特保證之仍賜瑊馬一疋并鞍轡綵二百疋

識李廣數奇

知寇恂可任

漢書曰李廣在武帝時為前將軍與大將軍衛青俱

擊匈奴青陰受武帝指以為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後果以失道自殺又曰寇恂為河內太守

更始遣將朱鮪攻之時傳聞鮪破河內帝以為不然有頃恂檄至恂大破鮪等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

帝王評

卷五十一

知人

五

也

二八舉而四門穆 十亂用而天下安

知人三

原

知人則哲

明哲作則

經書

擇子莫若父 擇臣莫若

君

左傳

殷湯聘伊尹

文王拔呂尚

拔于禁於行陳

荀公達人之師表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汝狀有

反相

漢書高祖相吳王濞

壇

天子以為國器

冊府元龜曰漢武帝時韓安國為御

史大夫為人多大略天子以為國器

汲黯社稷之臣

詳知

非俗吏

又

漢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却矣掾吏莫知所為倪寬為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張湯湯上寬所作即時得可異

日湯見帝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帝曰吾固聞之久矣

上誠知人

又

漢武帝時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

聞倪寬為之褚大笑及與寬議封禪

于上前褚大不能及歎曰上誠知人

通鑑曰郭嘉有大略達于事情魏太祖曰唯奉

疾風

勁草

又曰唐太宗貞觀九年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

誘不可死脇真社稷臣也

世南五絕

又曰太宗稱世南有五絕

蕩識誠臣

頗牧近在禁庭

又曰宣宗時黨項擾邊上欲擇

書翰

庭誠具陳方略上曰不意頗牧近在禁

帖名殿柱

曰

宣宗獵于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

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素之不

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

魏暮綽有祖風

又曰宣

殿之柱旋除行言海州刺史

暮綽有祖風我心重之暮徵之後裔也

無西顧之憂

帝王部

宗監類函卷五十一

知人

三

又曰宋真宗時張詠知益州帝傳諭

賢于夢卜

又曰仁宗

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時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

帝遣小黃門規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

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廉孟子又曰元世祖為

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

憲希憲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

子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

之足以恩及四海太弟善之因目為廉孟子

知人四

增 頌宋石介慶曆聖德頌曰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
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晝開闈闈躬攬賢英手鋤姦
柝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螭蠋
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感然言曰予

父子相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
徽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
者學聞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
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大熱汝時小臣危
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闌爲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
于夏汝徃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于士
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
無有私謁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
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檣杙饕餮敢侮大國其辭
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懼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

漢金類曰卷三十一
三
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
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
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實黃髮事予
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
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礪豈視居楔其人渾樸
不施刮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
脩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礪礪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
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
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
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

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
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埽除妖
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
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
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
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
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
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踖重
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
危慄墮馬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

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脩貢
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
願陛下壽萬千年

神智一

原漢高帝紀曰上東擊韓信餘寇于東垣還過趙趙相
貫高等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
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薛瑩漢
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
者多矣人皆有冀于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
儔也加以寬博容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

附馬援一見覩顏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掃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有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魏志曰民有誣告蔣濟爲謀叛主帥者太祖聞之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

增

魏書曰太祖自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

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篇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與敵對陣意思安閒

如不欲戰及至沒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 又
曰太祖征馬超韓遂遂請與帝相見帝與會語觀者前
後重沓帝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
目兩口但多智耳 魏紀曰明帝性强識雖左右小臣
官簿性行名迹所覆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
忘 後魏書曰太武帝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
措其姦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
臨朝處分割決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之意表 裴
耀卿等賀明皇平奚契丹表曰陛下睿謀先定神算非
常觀變于未萌取豫于無象 通鑑曰周世宗應機決

策出人意表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摘伏聰察如神
名山藏曰明太祖閱兵三山平章邵榮與參政趙繼祖欲爲變有疾風吹旗觸帝衣遂易服從間返又曰太祖歸功諸臣徐達等奏曰臣等起猷畝從陛下每奉成算如指諸掌事定不爽毫末天錫陛下神智非臣等力也

神智二

增神以知來

原智以藏往

增範圍天地而不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

易

窮神知化

極深研幾

易

原智周萬物

易

知微知彰

易

知人則哲

書

能哲

而惠

聰以知遠

史記五帝本紀

其智如神

唐堯

懷神珠

維

靈準聽注曰懷神珠言聖智也

智落天地

莊子

欲宿心動

漢高帝

坐

知千里

光武

增探幽洞深

神鑒靈察

俱曹植魏德論

智韜

機深

唐高祖禪位太宗詔

英圖冠世

妙算窮神

同上

初生即

能匍匐

遼太祖

知未然事

遼太祖

誠信一

增易曰中孚豚魚吉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

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詩曰淑人君子其

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左傳曰大國制義以為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蓋信以行義義以

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 又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又曰
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
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
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
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
蘋雅有行葦澗酌昭忠信也 荀子曰繩墨誠陳矣則
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矣則不可欺以重輕規矩誠施
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
又曰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

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古之人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愚不得以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故効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黑白然故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淮南子曰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

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爲之哀樂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韓詩

外傳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利動而不憤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

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呂子曰春之德風
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
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
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
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不能以
不信成物況于人事乎 桓子曰曾子倚山而吟山鳥

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
也 魏徵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
未盡誠信故也 陸贄奏議曰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

信之所立由乎誠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在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 又曰聖

人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一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于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知彌精失道彌遠故以虛懷待人人自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司馬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以古

之王者不欺四海伯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
善爲家者不欺其親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
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晉孝公不費徒
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且不忘信以畜其民況
其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張方平奏略曰帝王接物
以至誠爲先權數不足任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說者曰鹿得苹則呦呦然而相呼懇誠發于中此言文
王以至誠接于下猶鳴鹿之相呼無非出于懇誠者也
夫人君能以至誠接其下而臣下不務傾心竭力以報
其上者未有也 胡安國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

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繁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

誠信二

增漢書曰高祖初封漢王還定三秦時陳平自楚降漢漢王與語大悅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上爲蕭

王又擊破銅馬受降適畢賊亦兩心上敕降賊各歸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

光武紀曰帝與人語好

醜無所隱諱

後漢書曰光武親征赤眉赤眉遣劉恭

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耳 又曰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旣平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

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章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冊府元龜曰魏

文帝時蜀孟達與劉封不和率所領降魏帝以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

以達領新城太守與將軍夏侯尚徐晃共襲封帝出乘
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耶遂與
同載時衆臣或以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帝聞
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 北魏紀曰

孝文帝每自言凡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
能推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弟兄 冊府元龜曰隋高

祖開皇九年命晉王伐陳以高顛為元帥長史軍還帝
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
蠅所能間也是後將軍龐晃盧賁等前後短顛于帝帝
怒之因謂顛曰孤度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又曰唐太宗自髫髻多大志隋大業末左親衛竇軌弟
琮犯法亡命奔太原依于高祖與帝有宿憾每自疑帝
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臥內其意乃安 又曰太
宗即位引諸衛驍兵銳將等習射于顯德殿朝臣多諫
曰引卑碎之人彎弧縱矢于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
正恐禍出不意帝曰我以天下爲家率土之內盡爲臣
子豈當有相疑之道也 唐書曰尉遲敬德仕劉武周
爲大將太宗爲秦王時來降從太宗擊王世充于東都
旣而武周降將尋相蘇筠等皆叛諸將疑敬德亦當必
走乃禁于軍中請殺之太宗曰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

在尋相之後命釋之引入行宮賜以金寶謂之曰丈夫
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良
善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
情也因從獵于榆窠王世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單
雄信直趨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橫刺單雄信中之翼
太宗出圍因率騎兵與王世充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僞
將陳知略等帝謂敬德曰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各一
篋 通鑑曰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問佞臣
爲誰對曰陛下與臣言或陽怒而試之彼執理不屈者
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

源而求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竊恥之 冊府元龜曰後唐莊宗以天祐十

二年平鄴城斬張彥及同惡者七人軍中股慄帝親加撫慰翌日帝輕裘緩策而進令張彥部下軍士皆披甲持兵環馬而從因命爲帳前銀鎗衆心大服 又曰同光元年莊宗入雒宴于崇元殿明宗及僞庭大將軍預焉帝酒酣顧明宗曰今辰宴客皆吾前日之勁敵一旦與吾同筵蓋卿前鋒之功也僞將霍彥威戴思遠伏階叩頭帝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酒器盡歡而罷

後周書曰南唐遣使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
修守備乎對曰旣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向
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
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
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要害爲子孫計

經濟類

編曰金主雍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
罪之卿等未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
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

通鑑曰宋太

宗時楊業將兵伐遼諸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
問封其書付業 又曰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

浮言搖奪

魏公張浚

又曰明太祖初方谷珍遣使奉書幣

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子爲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厚賜遣之 名山藏曰太祖初爲大元帥破元將兆先降其衆三萬六千人大元帥召其驍健五百人夜置帳下獨使馮國用執寢戈大元帥解印斲寢三萬六千人皆安

誠信三

增使荀勗陪乘

命陳平護軍

冊府元龜曰晉文帝爲魏相國時荀勗爲從事

中郎鍾會謀反主簿郭奕等以勛是會從甥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勛陪乘待之如初下漢高帝事詳見

誠信

假安東之節

絕望南之心

又曰晉元帝時王敦反王導率昆弟

子族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賜朝服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日近出臣族帝跌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也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又曰庾季才梁元帝時領太史江陵陷周太祖一見深加優禮賜田宅奴婢牛羊什物等因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望南之心宜盡誠事我

義深同體

理在坦懷

唐文宗詔

虛其心而待物

一其志以使能

出冊府元龜序

坦然不

疑

曠然獨運

同上

虞書有臣鄰之言

周雅載䟽附

之義

出冊府元龜

誠信四

原所助者信

易

其言可信

史記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書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詩

信及豚魚

易

惇信明

義書

履信居仁

漢世

日月之信

陳思

疾行不輟

呂氏春秋

夢以許之

賈誼新書

增信及翔泳

顏延年

非青

蠅所間

隋高祖

度公猶鏡

隋高祖

推表大信

實

人心服

唐文宗詔

劉侯無恙

冊府元龜

曰梁劉瓛為晉州

與唐上黨太原之師交鬪境上及莊宗復收汴州瓛來

朝莊宗勞之曰劉侯無恙爾控吾晉陽之南鄙久矣不

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晏

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

耳

君臣一體

通鑑

曰唐太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

無所疑間

又曰太宗破秦王仁果兄弟與宗羅喉將之與

之射獵無

四海一家

又曰太宗日引數百人教射殿庭羣臣多諫上曰王者視四海

所疑間如一家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

解印齟寢

明太祖詳誠信二

弘量一

聖冊府元龜曰高明博厚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寬仁豁達帝王之所以爲量也中古以還典冊斯略暨炎漢而下肇起潛晦天資大度靡事生業倜儻無撓放蕩不羈蓄非常之謀淵乎叵測奮撥亂之志慨焉興歎駕馭豪傑恢廓靈符不凝滯于居處不耽悅于玩好開視向背之際鎮靜危懼之時故令反側子自安觀聽者効順巍乎英槩諒非矯飾及夫仗義撫運正位域中然猶罔念

舊惡洞絕猜忌優容狂瞽弗形喜愠至于屈法恕物推
信柔遠拱默致治心逸日休斯聖人範圍之理得矣

史記曰高祖嘗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嘗繇咸陽
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東觀漢記曰更始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
破邯鄲誅王郎入宮收文書尋得吏民謗毀上言可擊
者數千章上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

漢書曰建武四年冬隗囂使馬援上書雒陽援至引見
于宣德殿帝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
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臣

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
今遠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
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
也 冊府元龜曰魏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于蕩
不治行業初爲兗州牧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
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或去
諶頓首無二心太祖爲之流涕旣出遂亡歸及呂布破
生得諶衆爲諶懼太祖曰夫人孝于親矣豈不忠于君
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又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

程昱說太祖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太祖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又蜀關羽爲太祖所擒太祖察羽無久留之意使張遼問羽羽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
可背之吾終不留遼以白太祖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功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太祖知其必去重賞賜羽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紹軍左右欲追之太祖曰彼各爲主勿追也 晉書曰晉景帝沈毅多大略宣帝之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

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寢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冊府元龜曰晉武帝嘗問司隸校尉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續晉陽秋曰簡文帝常與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桓溫密敕令無因而鳴角鼓譟部伍並皆驚馳溫佯爲駭異而晞大震驚急求下車帝舉止自

若音顏不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自髻鬣多大志臨機果斷不拘小節舉動非常非時人所能測也初為唐國公子見隋政日亂即有四海之志武德末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帝者數百人事寧之後帝抽居爪牙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 又曰貞觀三年帝親戮囚徒有劉恭者項有滕文自云當王天下坐是被拘帝見之曰項有滕文何預于物若天將興之非朕能害若無天命縱滕何為乃釋之 通鑑曰唐太宗貞觀四年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小國勝之不武況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又

曰太宗時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于皇太子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荅曰五嶽凌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或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其大寸雲點日何損于明 冊府元龜曰唐高宗咸

亨二年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于安干城侃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外災異請誅之帝謂郝處俊曰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事若虛聞之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 五代史曰唐莊宗初

與梁對壘于河上梁將陸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于
箭筈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帝之馬鞍帝拔箭視
之覩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帝平梁思鐸來降帝出箭
以示思鐸伏地待罪慰而釋之尋授武龍右廂都指揮
使加簡較太保 通鑑曰宋太祖頗微行或諫曰陛下

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
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
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
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
命者自爲之不汝禁也 又曰元仁宗初在東宮邦寧

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太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 名山藏曰明成祖即位得建文時奏章千餘通使解縉等閱其干犯者悉燔之

弘量二

原闊達大節

陸績太元經序

恢廓大度

東觀漢記

寬大長者

史記

高祖意豁如也

漢書高紀

開心見誠

東觀漢記

弘裕有餘

袁山

松後漢書

君人之量

魏氏春秋

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左氏傳

含垢藏疾容受直言

魏書

荆伯不從犧牛以事

越絕書

吳王不朝就賜几杖

漢書文帝

張武受賂金錢賜之

史記文帝

尉佗稱帝報之以德

史記文帝

隗囂上書報以殊禮

東觀

漢記

匈奴背約不發兵深入

史記文帝

忍容言者含咽臣

子之短

風俗通

燒吏民謗言

東觀漢記

焚訐下人書

魏志

反支受奏

後漢書明帝

增容保無疆

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法江海

文子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宏下以成其廣

為天下谿

谷

又曰為天下谿谷其德乃足

兼容並包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帝王自有

真

漢光武詳弘量一

沈毅多大略

晉景帝詳弘量一

深沈有度量

通鑑晉武帝

雅有局鎮

續晉陽秋曰簡文帝性韻深沈雅有局鎮

豁達類漢

高

通鑑唐太宗

素有大志

通鑑曰宋太祖初即位母杜太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

然矣

有天命者自爲之

宋太祖詳弘量一

曆數自有天命

元仁

宗詳弘量一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淵鑑類函卷五十二

帝王部十三

好學
寬惠

尊師
納諫

謙讓

恭敬
御製

威儀
御筆

好學一

擅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書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禮

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又曰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列國傳曰子夏曰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錄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此數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賈誼新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

譬其如火夫舍先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若去日之明于廷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董仲舒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匡衡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

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經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皇極經世書曰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

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程頤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旣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

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真德秀曰
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
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
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
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
四者之要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又曰惟學可
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而物
欲不能奪矣 又曰我朝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經
幄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夫晝訪足

矣而又加以夜對何也蓋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倡言正論輻輳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于晝訪也歟 羅從彥曰人君讀經則師其

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明方孝孺曰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 王禕曰臣聞聖

不自聖學焉自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

是以廣廈細旃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
師 又曰經者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循之爲明爲聖背
之爲昏爲狂故合宮衢室以廣聽聞鳴鞀振鐸以招諫
諍士傳民謗以采風謠孟銘盤警以昭炯鑒東學西學
南學北學以諏善道長德智蓋無人非學無學非經也

好學二

增六韜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
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
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
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
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于席之西端于
几于鑑于盥盤于楹于杖于帶于履屨于觴豆于戶牖
于劔弓矛為銘焉 大學衍義曰漢高帝初定天下大
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以馬上得之
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因著新
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又曰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
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
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又曰倪寬見武

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語可
觀乃從寬授一篇 又曰漢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
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
授昭帝 漢宣帝紀曰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授詩論
語孝經 漢書翟醜傳曰孝宣論六經于石渠注曰甘
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于殿中兼平公穀同異上親臨
浚時更崇穀梁傳故言六經 大學衍義曰漢光武受
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
經義帝稱善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引公卿郎將講論
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

養性之術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
疲也 通鑑曰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
五經同異 漢書曰明帝十歲通春秋 **原**東觀漢記
曰明帝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
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 又曰孝和皇帝章

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帝
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立爲太子初治尚
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上以五經義異書
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族惠澤霑濡
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 **增**冊府

元龜曰魏文帝典論曰上雅好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嘗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又曰後魏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授采其奧旨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富有才藻好爲文章詩賦銘頌在輿而作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通鑑曰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幾何對曰自有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

好何憂不集王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通鑑

曰陳高祖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

又曰唐太宗身屬橐鞬風纏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

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

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

與討論古今未嘗少怠 又曰唐太宗謂侍臣曰梁武

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

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

可暫無耳 又曰唐明皇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滯

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 又曰開元中置

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甚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于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冊府元龜曰天寶四載明皇讀洪範

至無偏無頗而聲不和韻因改頗爲陂下詔曰典謨旣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每讀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誼三復斯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諧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

是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乖相沿原始要終
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庶
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 又曰唐
憲宗留意典墳每見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
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明皇撰
開元訓誡帝遂采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
龜鑑者集成十四篇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
書于屏風列之座右 又曰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
惟以書史自娛 通鑑曰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
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左侍郎李至兼祕書

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
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
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 又曰宋太宗銳意文史
每讀書自巳至申方釋卷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撰太
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
章爲文苑英華一千卷帝日覽二卷因事有闕暇日追
補嘗云開卷有益朕不爲勞也 孝經衍義曰宋真宗
咸平二年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祕閣更
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
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通鑑曰宋仁宗景祐元年置崇

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等自
代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又曰景祐二年作邇
英延義二閣命蔡襄書無逸篇于屏 又曰宋仁宗慶
曆四年帝御經筵因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
民上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
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先王遺籍爲可以
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
講箴帝嘉納之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
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 宋史曰高宗曰朕居禁中
自有日課夜讀尚書率二鼓而罷 山堂肆考曰宋孝

宗謂講官曰進講三朝寶訓幾時終篇朕樂聞祖宗謨訓雖日盡一卷亦未爲多 通鑑曰宋寧宗初即位召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僕從王問爲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 又曰宋理宗時朱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又曰宋理宗時召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又曰
元武宗時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帝
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于庶民皆當由是以行
其命中書省刻板摹印諸王以下皆賜之 又曰元仁
宗讀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于國家其譯以國
語刊行又有進大學衍義者令王約等節而譯之曰治
天下此一書足矣 又曰元仁宗以資治通鑑載前代
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譯寫以進 又曰明太祖嘗命
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觀覽因謂侍臣詹
同等曰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又曰明太祖初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名山藏曰明成祖語侍讀胡廣等曰朕曩守藩暇好觀易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又曰成祖顧侍臣曰朕愛孔子飽食終日之言宮中恒觀書爾等盛年切莫自逸禹惜寸陰何可不勉

好學三

增

乙夜

西山

唐太宗乙夜觀書

荆州記

東壁

西崑

右文

稽古

精一

緝熙

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詩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時敏

日新

書經曰惟學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禮園

書圃

相如上林賦曰修容乎禮園翱翔乎

書圃

畫八卦

惜寸陰

上伏羲下禹

終始典學

陟降紹

聞

上書經下詩經

虎觀石渠

邇英崇政

俱詳好學二

訪道崆

峒

探書宛委

莊子黃帝訪道于崆峒宛委禹穴中藏書之山

采玉水濱

刻經石壁

漢書曰魏為郡得古玉磬劉向說上宜興辟雍陳禮樂又曰漢靈帝熹平中命蔡邕正

五經以篆隸書之立碑太學

芸編芝檢

玉軸珠囊

銅鶴凝香

銀鱗作案

麗正之藏

奎章之祕

唐置麗正書院宋置奎章閣

陸子一編 韓王半部

漢陸賈奏新語詳好學二
宋史趙普謂太宗曰臣有論

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
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羣玉之峰

天祿之閣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崑崙至羣玉之峰上帝之冊府
前漢書曰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植青藜杖叩閣

進而朝乾夕惕

易日就月將

詩勝怠勝欲

制事

制心

上出丹書詳好學二
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學于甘盤

訪于箕

子

尚書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
盤 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表章六籍

備論五經

班固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
籍 漢書曰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

經異同于
石渠閣

倪寬授書

桓榮設几

上學二
漢武帝事詳好
漢書曰明

帝為太子時師事博士桓榮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
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

銳情經術

留意典墳

上唐太宗
憲宗俱詳好學二

刺作王制

密王部

好學

好學

二

詔藏孝經 漢王吉上疏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唐太宗詔天下家藏孝經

炎暑忘疲 風雨不易 上宋仁宗語詳好學二 宋史臣贊神宗曰上聰明英睿聖學

高遠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間日一御經筵 龍圖閣 邇英講讀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于夜分

書 邇英論詩 山堂肆考曰宋真宗景德二年幸龍圖閣閱太宗御書又觀諸閣圖書曰朕退

朝之暇無所用心惟此圖書自娛耳 宋仁宗慶曆五年幸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帝曰老子謂治國如烹小鮮與此同否丁 樂此不疲 開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卷有益 上漢光武 下宋太宗俱詳好學二 篤好文籍 表章理學 宋鑑

曰太宗于文籍尤所篤好 通鑑胡新安曰宋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天下 質問

經義 善評文體 山堂肆考曰宋真宗幼尚文雅專以講學屬詞為樂及即位召邢昺孫奭

等更侍講說質問經義 宋仁宗謂王曾曰兩漢書文辭溫雅唐書終不及也曾退相謂曰上閱經史見前代

述作之體且善評定自昔好文之主未嘗留意及此

進德修業 尊聞行知上

易經 下出董仲舒策俱詳好學

丹函翠蘊 緜帙縹囊 千聖寶

章 九流祕籍 俱出晏殊謝觀書表

待詔金馬門 會講白虎

觀 王褒傳曰漢宣帝講論六藝羣書召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 下漢宣帝事詳好學二

延鴻筆之士 闕詞林之館 講大學衍

義 進通鑑綱目 通鑑曰宋理宗端平元年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下詳好學二宋理

宗 政畢即御經筵 朝退惟看文字 山堂肆考曰宋英宗聽政畢不

俟進食即御經筵 哲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何以消日帝曰惟看文字

惟好堯舜周孔之道 不為語言文字之學 惠太宗語詳好學二

朱熹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直與堯舜合也 聚書廣聞見 讀

好學

洪鑑類曰卷五十一

書鑑廢興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初為周將時從周世宗平淮有語之曰趙匡胤私有重車數乘世宗

令引入面開之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曰卿方為將帥

當堅甲利兵用書何為焉太祖曰無奇謀上贊聖德所

以聚書者欲廣聞見增智慮也宋太宗謂宋

琪曰朕性喜讀書每見前代廢興以為鑒戒

古訓乃有獲

監于成憲永無愆

俱書

王昭素講乾

卦 崔頤正說禹謨

通鑑

曰宋太祖命王昭素講易乾卦又曰宋真宗命崔頤正講大

禹謨

啓巖洞之僊華

簡金滕之碧篆

啓發篇章

校理祕文

西郊賦

好學四

原博學篤志通於神明

衡波

行辟雍之間禮

入小學

通孝經章句

東觀

學於老龍吉

莊子

受詩于仲翁

漢書

長大好學

帝王世紀

長大勤學

典論魏文帝

喜古學

東觀

明

古學

帝王世紀

好古學道

東觀

好古博聞

續漢書

耽於典

藝

東觀

垂思典藝

漢書

服膺文藝

虞預晉書

壯大好儒

漢書

好學明經

魏武帝集

垂意經學

東觀

備歷五經

典論魏文帝

魏

兼通四經

東觀

表章六經

漢書

博綜六經好黃老

晉中

興書

備歷諸子

典論

博覽羣書

魏文

周覽古今

東觀

考合古今

桓子新論

博學多識

列子

御講堂

東觀

幸太學

志

講論文藝

漢書

正坐自講

稽合圖讖

東觀

手不

舍書

魏志武帝

甲夜讀書丙夜講經

東觀

永夜思經傳

魏志

武帝

集談士

世說

延儒林

崔駰

左右誦書

東觀

求天下

帝王部

世說

好學

三

遺書

漢武

遊六藝之圃

司馬相如

外有太史之藏內有祕

書之府

劉歆七略

增

能自得師書

求多聞命書說

高明

光大

董仲舒詳好學一

彊勉董仲舒曰強勉學問

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廣廈細

旃

漢王吉疏曰廣廈之中細旃之上明師在前勸講在後

三餘靡失

任助策秀才文注曰

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兩者晴之餘

問道廣成

黃帝出列子

受學錄圖

頡頏出史記

憲章六學

漢武帝

帝王圖籍日陳于前

漢宣帝出

白虎奏議

金華說書

玉海曰漢成帝時召鄭寬中張禹朝夕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

息馬論道投戈講藝

光武事出樊準疏

遊意經藝

東漢樊準曰孝明垂

情古典遊意經藝

羽林並通孝經

樊準曰孝明時期門羽林之士通孝經

授

經禁中

漢順帝時劉焉以太傅入授經禁中

鴻都待制

通鑑曰漢靈帝好文學引諸生

能文者待制
鴻都門下

秋夏讀書

魏武帝

夜讀周禮

唐太宗

親

注孝經

唐明皇出冊府元龜

置集賢院

唐百官志曰明皇置集賢院選者儒日一人侍

讀以質史
籍疑義

深言經學

冊府元龜曰唐文宗每對宰臣未嘗不深言經學

學

如鑿井

冊府元龜曰唐文宗時李石奏施士句春秋堪讀帝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耳學者如鑿井然

得美水則已

何必傷未然後為有得也

圖寫尚書於太液亭

冊府元龜曰唐文宗

命工圖寫於太液亭中

君臣事跡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通鑑唐宣宗書

貞觀政要于屏風每
正色拱手而讀之

開益智思

通鑑後唐明宗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

士講經義開
益人智思

手不釋卷

通鑑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有奇書不吝千金購

武臣盡令讀書

宋太祖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

有

國龜鑑

宋寶訓曰真宗景德四年上謂王旦曰經史之文有國之龜鑑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

帝王部

好學

圖書自娛

宋真宗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惟以此圖書自娛耳

雙日經筵隻

日講讀

宋仁宗

禁中自有日課

宋高宗詳好學二

學勿致迂

明太祖冊皇太子文

嗜學無厭

明仁宗

好學五

增疏

漢樊準勸興儒學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

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

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
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
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
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
化詳覽羣賢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
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
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
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
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蓋少遠方尤甚博
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譏諷之辭

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
陋疎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
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
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
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繼其業復召
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
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增箴宋趙師民勸講箴曰若帝之元於稽古先將以其
道格於皇天格天如何謹徽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
在帝宅中亮章溫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

考正道席上之珍茲惟國寶天下有帝體元勅制非先
聖之舊章不足以秉同文而執司契日中爲市以斐四
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身
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副皇墳帝出其言穆穆厥聲含
仁吐義式諧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旣康不觀於經懼先
猷之寢忘四彝放命有嚴誓令不觀于經慮大功之未
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怠虞舜征苗誕敷
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爲貴岐昌造周天
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
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寔陋而略愚儒之淺昧先師之

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侮商弼
之談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除而謂寸陰之已速周
王之戒維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圖或萬機紛然不
酌於古道則風紀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
百度差忒不斷于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
經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觀其書可以效財成于萬事
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
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宮之中非贊襄雅奧不足以興
嗜慾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啓迪深厚不足以
立正事于古語是故可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

可以爲宗主匪止玩其辭而釋其詁可以觀道可以持
身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
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乎從容晏朝
紬繹微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間
儒風寢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復觀承平之烈經術
未缺羣儒議前稱制以浚李唐之稱賢君挺生貞觀初
治開元旣平東僻羣山儒宗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
在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靡真儒有光有赫太宗文
武並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真皇講求多藝以其
人文發爲盛際陛下即位纂承天祿肇開二閣以延儒

服西臨邇英北啓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
務昔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須於茲而講肄帝坐其
明天章不祕願以議道願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增表宋晏殊請宮中視學表曰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
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文治日視講筵以炎暑之盛
隆遂紫宸之游息載頒明旨允合舊章伏惟皇帝陛下
應運挺生代天化育御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
之慈顏緝熙萬務緬懷三聖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
識帝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冊府之儒
臣敞金華之經席包周衆說旣析于篇題齊魯善言彌

勤于聽覽屬南熏之屆候憫會弁之增勞暫錫假寧聿
昭恩遇臣等退惟鄙質幸此親逢敢忘矇瞽之言仰效
涓毫之助切以四方無事百度允釐宮禁之間穆清多
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學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
大義間揮仙翰式就神功彰睿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
賦如此則宗祫景福贊明主之保邦彝夏仰瞻識大朝
之垂教

增序唐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
圍天地幽贊鬼神用之邦國則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
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堦戶牖而覲遐方故先王

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
之金石與天壤而相契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者莫
尚于此爰自卦啓龍圖文成鳥策墳典開其緒丘索導
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若覆篲之爲
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阼而又闕里自衛將聖多能損
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繫星辰而振河海
郁郁焉鼓王風于九合閭閻焉闢儒門於百代旣而雅
道雖廢學者未衰挾冊如林遂偶縱橫之運懷經成市
俄屬坑儒之災下土怨咨上天迴睠咸樂基命懸賞而
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啓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

求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闡收竹書于汲冢異說者無遺逮乎有隋失御羣凶競逐辟雍蔓于荆棘延閣殫于煨燼孟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弘度四部隨岳敦而分崩淹中許下博古洽聞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矣皇帝仰膺靈命俯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外操參伐而清天步橫崑海而紐地維橐弓矢于靈臺執贄者萬國張禮樂于太室受職者百神蒼旻降祥黔黎禔福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館楊班與潘江霧集搢紳先生聚蠹簡於內輜軒使者采遺篆于外刊正紛其朱紫繕寫埒于

丘山外史所未錄既盈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盛積祕
室之府比夫軒皇宛委穆滿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
祕閣何異乎牛宮之水爭浮天于谷王蟻垤之林競拂
日于若木也帝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
蹟紆樓船于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羽蓋于翰林奉三珠
之寶以爲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
致自非總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同其轍則萬物雖
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然則魏之皇鑒登巨
川之濫觴梁之徧略標崇山之增構歲月茲多論次逾
廣類苑耕錄齊玉軌而並馳要略御覽揚金鑣而繼路

雖草創之指義在廉也而編錄之內猶多遺闕並未能
絕雲而負蒼天杜罽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息鈎餌之
心帝乃親縈聖情曲留元覽垂權衡以正其失定準繩
以矯其違頓天網于蓬萊綱目是舉馳雲車于策府轍
跡可尋述作之義坦然筆削之規六備尚書右僕射申
國公士廉等籠緡素則一字必包舉殘缺則片言靡棄
同茲萬頃塋埒自分譬彼百川派流無壅討論歷載琢
磨云畢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
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
昭昭若日月代明于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于躔次斯

固墳索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爲國者尚其道德爲
家者尚其變通足以仰觀千古同義文之爰彖俯觀百
王軼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懸金秦市比丘明之
作傳侔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增賦唐李程漢章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曰漢章
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倣石渠徵校文之所配白虎
集青衿之徒于是發明詔下皇都宏辨者憤憤悱悱博
議者雲萃風趨所以贊揚政理探討典謨爾其高觀洞
開鴻儒四會擅古今之美爲皇王之最八索九丘之籍
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舉兩端而擬議與

自代而沙汰實鉤深而索隱況致遠而情高信積學而無倦豈待問而有勞談柄乍揮振冠蓋之岌岌詞源忽注寫江海之滔滔

增詩明魏觀大本堂詩曰翠葆葳蕤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繞珠簾陞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黃佐奉命充經筵講官詩曰春風環珮集羣仙回首瀛洲二十年院柳綠垂鸞駕外宮花紅入鳳池邊曉承綸綍開經幄夕佩蘭英拱御筵青瑣赤墀聊復爾璇題珍館故依然三階瑞氣躔黃道六籍榮光出翠

川祖武直從高帝始人文還羨孝皇前座臨北斗露堯
酒簾卷南熏協舜絃長樂賜來霞錦豔上林擎出露桃
鮮賡歌正值光華旦下拜同瞻咫尺天遙望帝城珠樹
裏金華涼月夜娟娟于慎行經筵進講詩曰延英別
殿倚平臺問道恭承步輦來講席平依丹地轉經函近
對御筵開凝旒睟穆聞天語委佩從容列上台聖學方
隆恩禮茂儒臣長此奉康哉楊慎經筵紀事詩曰經
帷當日表講殿直天中鵷鷺隨多士貂蟬列上公墀聲
分噦噦樞影辨瞳瞳湛露晞蘭省卿雲爛桂宮蟻浮仙
酒綠鶴翥錫袍紅晉晝延三接堯旻達四聰衣香芬玉

藻履跡印璇穹觀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寵高粱授簡
恩邁漢臨雍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鴻羽陵無蝕蠹元
閣謝瑀蟲瑩德同金礪溫規借玉攻辰瞻休氣近鐘叩
德音隆卷帙叨從事簪裾優在躬涓塵何補助海岳自
深崇敬詫桓榮力還歌吉甫風

尊師一

增玉海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顓帝師伯夷受學
於錄圖高辛師伯招堯師子州支學君疇舜師許由學
務成招禹師大成摯學西王國湯師威子伯學於伊尹
高宗學甘盤文王師太公望學子期武王問丹書于尚

父訪洪範于箕子學號叔成王師周公學有緝熙于光明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
冊府元龜曰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
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
欲問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
入負屏而立王下壇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
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又曰成帝爲太子時從張禹受經後張禹老病乞骸
骨帝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
以列侯朝朝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盡

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十萬雖家居國家每
有大政必與定議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
帝親拜禹牀下 大學衍義曰漢明帝爲太子時師事
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
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
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大官供具賜
之後三雍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
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
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
爵關內侯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時桓榮每疾病帝輒

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
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
賜以牀茵帷帳刀劔衣被良久乃去榮卒帝親自變服
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
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又曰初明
帝爲太子時從包咸受論語及即位每進見賜以几杖
入朝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
帝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嘗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
增于卿及病篤帝親臨視通鑑曰漢章帝爲太子時
受學于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都

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
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冊府元龜曰晉明帝即位以

東宮時師傅尤宜盡敬乃下詔曰孔子有云雖天子必

有尊也朕將祇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

名羔

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

王敦

司空即丘子

王導體

道高邈勲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侯訓
保朕躬忠肅誠篤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
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 大學衍義曰唐明皇命馬
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
別館道遠聽于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冊府元龜曰唐德宗居春宮張涉爲侍讀及即位之夕
召涉入宮庶政大小皆咨之恩禮甚崇多所弘益通
鑑曰周太祖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
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元史夔夔曰世祖命裕宗學于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
裕宗倣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
其敬師若此

尊師二

原能自得師者王

書

尊師重道

承師問道

漢書

好

學尊師

東觀

天遺

六籍

天受師

書

學于老聃

莊子

師

于風后春秋內事

師事子威東觀

拜于牀下桓榮

增號褒

成君

冊府元龜曰漢元帝為太子時孔霸以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及即位徵霸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賜安車駟馬

漢成帝事

孔師金友

冊府元龜曰漢平帝選署師友

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

天子執業

漢明帝事

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漢明帝

備弟子之儀

漢章帝

閣

門乘肩輿宮中乘馬

唐明皇事俱詳尊師一

謙讓一

增後漢書曰光武建武七年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東

觀漢記曰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

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

應朱草萌生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
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嘗自謙
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宣故史官罕得記焉 冊
府元龜曰明帝永平十五年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
國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
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石足矣 又曰晉宣
帝嘗戒子弟曰盛滿者家道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
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 又曰後魏孝文
時北海王詳慶賀平沔北帝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
勤沔北數城並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又帝

有事于方澤帝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天雲陰密行人
差得無弊咸陽王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靈物凝彩
雖復雨師灑道風伯清塵豈過於此帝曰伊洛南面之
中此乃天地氤氲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
德所能致此 又曰唐高祖初即位每自稱名與貴臣
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昔晉元帝嘗與朝臣共坐王導
奏曰太陽俯同萬物欲使蒼生將何仰照今至尊自卑
屈羣下何以自安帝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同臥乃至
加足于帝腹諸公並舊齒名賢平生親友今雖應天受
命而夙昔之志何以忘之連榻同餐適盡歡愛公宜勿

謙也 又曰太宗貞觀六年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
論手詔荅曰卿所論太高但朕甚寡薄恐有識者窺卿
爲後人所笑卿睹朕之始未見朕之終宜付祕書若朕
能慎終如初則可爲也如違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

唐鑑曰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
對且曰帝王內蘊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
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矣 又曰代宗爲
廣平王天下兵馬元帥受命東討將行百僚拜送于朝
堂帝荅拜旣出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登車觀

者美之。又曰周太祖初踐阼志懷謙抑藩岳老臣多
不稱名與鄆州高行周詔即呼齊王行周上章稱讓

又曰周世宗顯德二年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以下
食于萬歲殿帝曰兩日以來至甚寒互朕于宮闈之中
食珍美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荅天貺雖躬親庶
政日覽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耒耜與民同力
不然親當矢石爲人除害少可自安耳又曰朕不爲賜
卿等食因事與言實自責也。又曰世宗顯德三年帝
謂侍臣曰昨觀有司進呈取定本年正旦御殿衣冠鎮
圭覽之不覺驚懼且恩信未及于天下德澤未洽于兆

民何以堪此盛事宰臣奏曰陛下兢慎如此何慮恩德不及遠人哉 孝經衍義曰宋英宗初辭皇子奏十餘上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

謙讓二

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以貴下賤 謙謙君子卑

以自牧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並易

謙受益

神農治

天下不以智自貴

放桀南巢唯有慙德

書

聖人之

弘也猶有慙德

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書

若聖與

仁則吾豈敢

論語

尚賴匡救之德

未及師保之訓

並書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不聰黷止日就月將

於乎悠哉朕未有艾

並詩

於乎一人不盈于德

歸福

朕甚媿

見鄉人便慙

汙七十二代

屈己之明

虛靜自慎率心成諒

仁順謙懿允恭克讓

讓德于

天

辭為天子退為匹夫

堯讓許由

舜讓善卷

禹讓稷契

湯讓務光

舜避丹朱

禹讓商均

湯

讓三千諸侯

武王讓岐封

南鄉讓者再

漢書文帝

乃

呼私奴命駕返國

晉中宗

魯特執擄降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見舊所愛

故人特執為降

不矜不伐

善曰汝惟不矜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

老子

侯王稱孤寡

不穀

戰國策顏觸曰侯王稱孤寡

朕之不敏不能遠

德漢武帝賢良詔

抑過稱虛譽

漢明帝永平六年詔曰自古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

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

自稱德薄

漢和帝時前後符瑞八十一帝自稱德薄故皆抑而不宣

焚九尾狐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

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命焚之

帝自稱名

唐高祖詳謙讓一

履衆美而不

足懷聖明而不專

終軍白麟奇木對

恭敬一

增淮南子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于山

而躓于垤 王通曰古之賢王敬慎所未見竦懼所未

聞刻于盤孟勒于几杖若有常念動無過事 朱熹封

事曰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

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于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魏了翁上理宗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痛癢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朝讐民在甸夷隸

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
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
潔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
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
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而自朝昃兢兢業業居
內之日少居外之時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
民也元許衡曰凡人之情敬慎于憂危惰慢于暇豫
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
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

恭敬二

意林曰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在
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
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
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 漢徐
榘曰唐堯之帝允恭克敬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
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觀盟而不薦有
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

故見爲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爲信焉吾盡吾
敬以使吾下故見爲仁焉 真德秀曰文王之在宮中
則雖雖然和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

然持守之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嘗有厭倦之心而嚴于自保常恐宴安怠惰之私萌于中邪辟嫚易之風設于內也斯其所以爲純一不已歟 又曰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爲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于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祇慎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爲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豫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視以爲法而日勉焉上敬

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
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
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唐鑑曰

唐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于豳州密自恃智勇功名見
上猶有傲色及見秦王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
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又曰唐宣宗臨朝接對
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
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復怡然曰可以閑語矣令狐
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

不汗霑衣也

威儀二

原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詩經 正位凝命易經 臨朝淵嘿尊嚴若

神 矜嚴方厲 威而不猛 動容進止聖表有異漢章

帝 容止可觀 儀刑可象 長美風姿 舉止端詳

簡文 **增**顯顯印印如珪如璋 令儀令色詩經 聲為

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大禹 雍容垂拱聖主得賢臣頌 皇

度 聖容華林園集詩曰恢恢皇度穆穆聖容 行不變玉東京賦 劉公

天人冊府元龜曰後漢光武初循河北進軍邯鄲勉勞吏卒威嚴甚厲衆人竊言劉公天人也 雅

天下敬民則遊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飫培養厚而根本
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 唐
太宗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
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
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
矣 通鑑宋孝宗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
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以便觀
覽名曰敬天圖 名山藏曰明太祖謂侍臣曰驕凶德
也田子方所論朕謂不然君子以恭敬爲本

恭敬三

原惟王之共 嚴恭寅畏 接下思恭 小心翼翼

畏天愛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 見五耦而式過十室而下詳帝德篇 天子適諸侯

必謁其祖廟 **增**聖敬日躋商頌 上帝是祗商頌 敬勝

怠者吉太公丹書 敬者萬世太公丹書 慎戒必恭恭則壽武注

敬以先時武王牖銘 執競詩經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欽崇天道

肅雍永享漢書倪寬語謂既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享也 夙夜敬止詩經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詩經

威儀一

增漢書匡衡曰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

有風采

晉景帝

寬惠

一

荀子曰凡節奏欲陵

峻也

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

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又曰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冊府元龜曰

皐陶稱舜之德曰御衆以寬夫宅四海之富居兆民之上固宜恢舍垢之度廓包荒之量垂旒塞纊靡極其聰明天覆地容用示于廣大然後一眚者不掩其美小過者無累其善跡弛者得盡其能悖直者咸竭其慮勲舊

有以自保反側以之獲安註誤者維新狂簡者蒙宥百揆時序萬邦咸懷君子之德于斯為盛矣

寬恕二

增冊府元龜曰漢高祖時范陽人蒯通嘗說齊王韓信背漢信不聽後天下既定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乃詔齊召蒯通通至帝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捷足者先得焉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可殫誅耶帝乃赦之又曰吳王濞怨

望稱疾不朝使來輒繫責治之後又使人爲秋請文帝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帝與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 又曰光武時尹敏爲郎中辟大司空府較圖讖敏因其鉅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國書臣不自量竊冒萬一帝深非之竟不加罪 又曰漢章帝時孔僖崔駰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

爲天子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
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鄰房生梁郁攬和之曰如
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
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乃
上書自訟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
蘭臺內史 又曰魏明帝太和二年幸長安及還維是
時謠言云國有大故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
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
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又曰晉武帝時安遠護軍郝詡
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

秀官帝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古之所難交關之事
謂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 又曰後
魏孝文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傷帝手又曾于食中
得蟲並笑而怒之 又曰孝莊時溫子昇爲南主客郎
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
加捶撻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黜之帝曰當世才子不
過數人豈能爲此使相放黜乃寢其奏 又曰隋文帝
時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略
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
摩訶 又曰唐太宗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遇一

衛士佩刀不去車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仗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人我所不忍因赦之 又曰唐太宗時李靖破突厥迎隋蕭后于京師初有突厥降卒言中國有人潛通書啓于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權請鞠之帝曰往者國家未定匈奴侵擾愚民寡識或當思念今天下寧一反側自安旣往之愆不須問也 又曰開元六年十月貝州人張希嶠上表不經詔曰詞義鄙淺有同諧弄據其不遵理度固合與罪恐後來正真其謂我何故特矜愚不寘于法 肅宗至德二年元帥廣平王將收西京王當闕不乘馬管崇

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御史大夫顏真卿彈之帝曰
朕兒每出朕一一教示之其何敢失禮崇嗣老將患脚
朕欲優容乃自曉諭之狀還真卿 代宗大曆八年渤
海質子盜脩袞龍擒之詞云慕中華文物帝矜而舍之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

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紀綱大壞朕嘗思之惟賞罰不
濫即是寬政 通鑑曰元仁宗時晉寧民侯喜昆弟五
人並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罪
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父母不絕其祀 名山藏曰
明太祖時都督僉事王庸坐事當死自訟于上前上曰

知自訟其將復爲善貸之 又曰明成祖諭六科給事中云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亦皆喋喋毛疵甚矣文書委積人之精力豈無時弊自今奏內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從旁改註印蓋之不必以聞或奏疏中乃至有不稱臣者上曰下豈敢慢上哉或猝遽漏書亦傷增之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當歷舉以言如此細故可略也 又曰明成祖時有犯法者當黥上曰宥之人孰不可與自新墨其身且怠其心 又曰永樂二年刑部言軍士初犯法者蒙宥小人作過全無戒懲上曰朕戒怙終初犯固可恕也 又曰永樂四

年侍臣有言強盜劫人多減死戍邊恐法寬無以示懲
上曰朕憐其初非不得已又冀其終能改過 又曰明憲
宗夙興視朝但遇雨雪輒放常參官而不廢引奏隆寒
盛暑或減奏事以恤衛士侍立之勞

寬惠三

增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皇

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 **原**惠鮮

鰥寡 子惠困窮 代虐以寬 寬而有制 並書 損上

益下民悅無疆 易簡之善 易 苑彼柔桑 毛詩 寬以

愛人 寬以濟衆 撫民以寬 文王惠和 布惠于

民王命于專

禮周

施德惠

施惠振窮

淮南子

恢弘博

施德施周普

施祿及下

恩無不逮

以恩悅人

澤潤生民

澤及天下

莊子

四海渥澤

辛伯

德澤洋

溢

東觀

澤如時雨

元澤滂流

惠澤播于黎苗

潤

八紘

劉公幹

增垂溫

文選：德潤曰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

惠浸萌

生

顏延年詩

昆蚊感惠

張協七命

去繁蠲苛

四子講

豐施

顏延年詩

飛仁風以樹惠

曹植魏德論

播醇澤

以釀味

魏邯鄲淳受命述

御衆寬簡

唐高祖

錄功棄過

唐太宗

細故可略

明成祖詳寬惠二

納諫一

增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 書伊訓曰從諫弗弗先民時若 書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又曰惟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書無逸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爲幻

詩大雅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又曰上帝板板下

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

未遠是用大諫 孝經諫諍章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

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

其國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司牧之勿使失信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
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
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誨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左傳晏子曰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
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
心 國語召公言于周厲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

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故爲川者浚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

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或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朝夕以交儆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國語范文子曰興王賞諫

臣逸王罰之 韓非子曰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于用

而難于言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于言而難于用 申

屠剛曰明主之資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

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 陸贄曰古語有

之順旨者愛所繇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

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孰能犯顏色觸

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

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

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于是置敢

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晉文聽輿人之誦而伯業興虞帝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學之高躅也 又曰大雅有詢及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議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實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惟善之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

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言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是虧天下之理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于近務大者必辨于微將求博采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又曰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盡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豈徒從諫不拂已哉乃至求諂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采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

賤品而不詢故幽遠必達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
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 李絳曰夫人

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
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
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止十二耳何哉干不測之禍
致身不利耳顧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
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 范仲淹曰聖人之至明也臨
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
不敢偏聽 司馬光曰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
心以訪問臣竭力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乂安臣以

爲今日所宜先者莫如日下詔書凡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盡情極言陛下于其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鄙愚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雖身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 又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衰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蔡襄曰臣切思任諫非難惟用諫之難蒙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擯回邪擊權倖思所以

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 歐陽修曰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有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 秦觀曰人主之于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

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聽聞之不
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
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
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 明太祖曰真知
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于忠己何有不
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難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
徠而賢者自至誠爲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自來

納諫二

增書舜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書益
稷篇曰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 中庸子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孟子

曰禹聞善言則拜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又曰啓乃心沃朕心 **原**漢書叔孫通傳云惠帝爲東

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
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
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 **增**

漢文帝紀曰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通鑑曰漢

成帝時朱雲上疏請上方劔斬佞臣一人頭因指張禹
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大呼曰臣得從龍逢

比于地下足矣上意解後請脩檻上曰留之以旌直臣漢書曰光武時車駕西征郭憲諫不從憲乃引刀斷車鞅光武怒及潁川兵起回駕帝曰恨不用郭憲之言魏書曰高宗時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

原

晉中興書曰元帝及遷鎮建業以顧榮爲

軍司馬禮接名豪設官分職隱恤士庶百姓歸心初性好酒王導深以爲誠乃命左右進觴躬引覆之自是不復飲也

增

唐書曰高祖即位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

諫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中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又曰高祖時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之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大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 通鑑曰唐高祖時

上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上曰今日畋樂乎對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未足爲樂上變色旣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于臣則狂于陛下則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爲耶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

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
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則非宜昔臣侍陛下于武
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
亦已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又曰唐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帝善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元年令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
又曰太宗神采英
毅羣臣進諫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
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
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

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公輩宜用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又曰唐太宗好文學而辨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劉洎諫曰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羣下未敢對敷況動神機縱天辨飾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衆庶何階仰荅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願爲社稷自愛上飛白荅之曰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神形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又曰唐開元時上或小有過差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于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吾用韓休

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冊府元龜曰明皇東巡宋璟爲

留守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股肱耳目今將巡
維爲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
綵帛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戒
終身 通鑑曰元英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魏徵之敢

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
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名山藏曰永樂元年

詔百工技藝凡利國益民之事皆許陳奏 名山藏史

臣贊孝宗曰臣下逆耳苦口之言紛然雜進而含容茹
納未嘗輕有罰謫

納諫三

懸賞

省刑

齊威王出令曰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議于市朝聞

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于是齊大治晏子嘗一日三諫景公及卒公泣曰昔晏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齊王同輔政驕於多過鄭方諫曰

大王有五失同曰孤不能以致

五闕若無子則終不聞孤之過

受人論語曰能開予虛已禮曰爾心或開

無從乎改之為貴

車止輦史記趙肅侯下車謝諫拜昌言容直辭

書禹拜昌言成帝贊容受直辭求諸道稽于眾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眾舍已從人立諫鼓建善旌非用一言泣思

三責晏子曰治天下者非用一堯設誹謗之木舜

帝王

懸招諫之鼓 詢茲黃髮 詢于芻蕘 **增** 振鐸 設

尊 禹曰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蓋上施白獸若不能獻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按禮

白獸尊乃杜 轉圜 葺檻 漢成帝事詳納諫二 下

引裾 斷鞅 晉書曰文帝欲徙冀州幸毗 帝曰侍中碎我衣矣 下

漢光武時郭憲 事詳納諫二 寤寐嘉猷 延佇告實 文選王融策問 幸

得善言 因思至意 山堂肆考曰梁君獵見白雁羣欲射

行者公孫龍諫止之 王曰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

又曰唐高祖每與杜正倫虞世南等論事稱旨帝曰 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領下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

之 相樂耳 罷黜方士 宥釋俘囚 漢武帝從田千秋之

言 召還元齡 悔責彥博 通鑑曰房元齡以微過譴

贊聖功冒死洩策選賢立政元齡為最奈何以小過棄

勛舊帝即召還之唐太宗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

稱旨帝責之溫彥博曰孝孫雅士乃使之教宮人又從

而責之臣竊以為不可帝怒曰朕寘卿于腹心而為孝

孫遊說耶彥博曰臣言豈私曲耶此陛下負臣非臣負

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曰納諫誠難朕責溫彥博今則

悔之矣置之凡案以比弦韋唐太宗時魏蕭鈞真諫議

徵上十漸疏上深加獎歎列為屏幃

李絳真忠臣通鑑唐高祖時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

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大夫蕭鈞曰法不至死上乃

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

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

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

人所不能言批逆鱗逼猛虎上唐高祖語詳前因

真忠臣也

諫論詳

納諫五

帝王部

綱鑑頁約卷五十一

納諫

思至意注

下蘇洵

納諫四

增尚賴匡救之德 繩愆糾謬 **原**從諫則聖 從諫

弗咈 俱尚書 從諫若流 荀悅漢紀 聞諫若甘味 唐子云聖人聞諫若

甘味愚者聞諫若茶食 聽規自防 毛詩 好謀能聽 漢書高紀 訪問

善人 左傳 以虛受人 易 予違汝弼 書 飢渴直言

堯有衢室之問 總街之庭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鞞

詳帝治篇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鬻子注云鐸金鈴木舌也

言者以振鐸也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 又云鐘金聲也 以合於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又云憂者悲聲磬聲消燥而近于悲故憂而擊磬也 教

寡人以道者擊鼓 又云鼓以動物故動合于道也 令趣銷印 漢張良傳

捐酈生之說納子房之策

功彪王命論

急壞複道

漢叔孫通傳詳

納諫

徹書屏風

後漢書

覆觴不飲

晉元帝詳納諫二

增狂

夫之言聖人擇焉

合而聽之則聖

管子曰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

聖

粘之屋壁

通鑑唐太宗謂裴寂曰此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

魏徵斌媚

通鑑唐太宗曰魏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

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

媚

霽威

通鑑曰魏徵神色不移上為之霽威逢上怒徵神色不移上為之霽威

辭色愈

溫

通鑑唐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失欠何也徵曰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假之辭色豈敢盡

其辭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

念關龍逢之死

通鑑唐太宗謂侍臣曰昔關龍逢忠

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宜常為朕思煬帝之亡朕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

帝王部

通鑑

諫

忠

君臣不相保乎寶此三鑑通鑑魏徵卒太宗謂侍臣曰人以

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今魏徵歿朕亡一鑑矣焚香盥手讀諫疏通鑑唐

必焚香盥手讀之疏冀聞讜論金世宗謂宰相曰朕

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好直則德廣好諛

則過增並明成原賞諫梅福請賞漢梅福上書諫成

有上書諫可采取者秩升斗之祿賜以束帛若此則天

下之士發憤問吐忠言嘉謨日聞于上天下條貫國家

表裏爛然魏公勸諫魏太祖破烏桓還問前諫不令

可觀矣乘危僥倖雖勝天佐也不可為常諸君臣苟直諫

君宜賞恩不匡其上尚或有刑能盡其忠豈宜無

賞臣道貴忠國章勸賞增賜綵通鑑唐太宗發

備巡幸因給事中張元素諫即

賜蘭陵公主園

通鑑魏徵

對唐太宗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

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

賜黃金廐馬

通鑑唐太宗時魏徵上十漸疏

上賜黃金十斤廐馬十匹

賜金紫

通鑑宋太宗脩正殿頗施絲繪謝泌為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

日命代以赭墜賜泌

賜金織幣帛

通鑑元英宗元年帝欲以元夕張燈

結絲樓于宮中設宴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進諫帝

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帛

原拒諫及雷 隨會諫晉靈公公復諫三進

大臣怨

周公

曰不使犬臣怨乎

君子去

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故君子上不敢危君

下不敢危身

不聽則逃

禮曰為人臣三諫不聽則逃之

諫者有

刑莫敖

誦言如醉

詩經註曰聞典謨之言則若醉言不好也

禮許逃亡

帝王部

納諫

卷五十一

四

如或患難匡
救禮詩逃亡

不可則止

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不可則去

禮事君道合則
服從不可則去

諫輒招危

言以取罪

逆忠直

比頑童

忠讜杜口諫諍絕路

不從逆耳之言

以

致噬臍之患

忠諫者謂之誹謗

深計者謂之妖言

違宮之奇之言虞不臘矣

拒伍子胥之諫吳為沼

乎秦違蹇叔之言而師敗

陳愎洩冶之諫而國亡

洩冶死之魯史書罪

微子去矣宣父稱仁

增剖

心書經剖賢
人之心

焚皇圖

冊府元龜曰關龍逢諫桀桀以為妖言焚皇圖而殺龍逢

殺此田舍翁

通鑑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

積忤生憎

通鑑唐開元時楊相如疏曰忠正者多忤意邪佞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

之所由

防口

逆耳

輕已

賣直

通鑑贊曰唐德宗疑蕭復之輕

已姜公輔

立仗馬

通鑑唐天寶時李林甫爲相欲蔽人主視聽謂諫官曰諸君不見立

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

納諫五

增

詔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廷有進善之旌誹謗

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

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

之賢良其除之又因日食求言曰朕聞之天生民爲

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

戒不治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

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
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
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又詔曰昔者
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
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
善勩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
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
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
之祀朕旣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者此大

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于篇朕親覽焉

曾肇元符求言詔曰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收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太

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
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非
藥石之規孰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
中言亦可采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
臧風俗之媿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
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
之風其于鯁論嘉謀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其
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
虛文尚悉乃心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
實封言事在京于合屬處投進在外許于所在州軍附

遞以聞布告邇遐咸知朕意

論宋蘇洵諫論曰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

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
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
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
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
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
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
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
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
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
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

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

權

唐王起諫鼓賦曰先王懼五諫之或替恐四聰之

有蔽爰立鼓于朝得爲邦之制臣之擊也將宣補袞之誠君之聽焉是叶從繩之契所以臨下國所以承上帝豈皦皦于金奏之間坎坎于宮懸之際亦旣戒止居然可分契無私之路彰不諱之君猛虞趙趙以特立直言蹇蹇而必聞借如明明哲后輔以賢佐懼德化之失慮政刑之隋必佇斯音用補其過乃有閤閤之闕諤諤如林或匪躬自致或造膝來箴叫帝闈而九重猶遠獻工

藝而一人且深于是伐茲鼉鼓殷爾雷聲作援枹雖假
下臣之手聞鼙續終沃大君之心豈表識于作礪將思
度于如金 柳道倫進善旌賦曰帝堯有君人之大德
恢理國之令圖將啓納善之懷于四方之士乃立進善
之旌于五達之衢所以訪政化之本招賢俊之徒告善
員來故進而無妄聞善必納信言而有孚類諫鼓所陳
同謗木之設彼思聞過而遷善此俾明善而就列善旣
陳而一人有慶旌旣立而萬姓咸悅寧同旗旒之翩翩
奚貴于旒之子子九達之上大達之中直影而晴分瑞
日孤懸而晝引祥風置之則上德下布就之則下情上

通既至者固當授之以祿將來者不假招之以弓此自
陶唐氏制乃有常張而不弛嶷然而孤標獨立迴爾而
中立無制示華夏則綏之斯來化要荒而罔不率俾厥
旌旣陳盛德日新使樂善之儔得因旌以進知建旌之
意固惟善是親可以光被區宇統和天人比垂衣于百
代異舞于于七旬繇是廣達四聰必徵片善咸望雲而
就日若風行而草偃求其善理知百寮之師師采其善
言得王臣之謇謇 楊迺禹拜昌言賦曰大禹君臨勤
求意深苟一言之入耳必載拜以明心所以旨酒盈前
莫縱彈絲之響美詞將貢俄聞撼玉之音豈不以詢彼

芻蕘防乎驕逸既可大而可久亦無固而無必嘉謀乍
聽當業業以折腰直語纔聆復虔虔而屈膝蓋以廣乎
所見求其所聞欲使善惡之源自別賢愚之路斯分況
乎傳舜之規受堯之命得不固社稷根本察風俗利病
是以臣不諫君兮非曰忠君不能納諫兮非曰聖執至
理以垂教采昌言而化人苟有言可佐王道正人倫陶
也不得不進禹也不得不遵所以聞妙略以開容拖冕
旒而拂地覽宏謨而致敬低珩珮以鏘身懼溝洫之未
通憂禮樂爲將壞以正直爲龜鏡以忠讜爲規戒是以
蘊昌言兮不可不陳聞昌言兮不得不拜遂使共守丕

業上光帝基若魚水相逢之日同雲龍會合之時符郊
時以陳儀固難比矣望行宮而設禮曷可方之

御製一

着

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揚子雲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

言

漢儒林傳曰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宋呂祖謙曰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軸

斲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波瀾揆以雲漢之黼黻

日月雷霆蒿衡岱華郊墟毓管來往筆端 洪邁曰古

今作者多矣惟廣大高明開闔造化然後足以爲帝王

帝王部

御製

御製

之文章帝王之文章準矣惟經緯天地鼓動萬物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事

御製二

增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夏侯元辨樂論曰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佃漁天下歸之作網罟之歌 又曰神農氏教民食穀作豐年之詠 史記正義曰黃帝道書十卷 後漢志曰天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國語曰衛彪傒曰武王克殷而作詩以爲飶歌命之曰
支以遺後人使永監焉 大戴禮武王銘十七章 穆

天子傳曰南游于黃臺之丘獵于鉏山天寒雨雪有凍
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 漢高紀曰上破布軍還置

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上擊筑而自歌

大風
歌也

隋志曰漢高祖手詔一卷

漢武紀曰五年冬

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自尋陽浮江親射蛟
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玉海曰晉明帝集五卷簡文帝集五卷宋武帝集二十
卷文帝集十卷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唐太

宗集四十卷高宗集八十卷中宗集四十卷睿宗集十

卷中興書目曰明皇詩一卷凡五十七首唐紀曰

貞觀二年著金鏡述以示侍臣冊府元龜曰貞觀十

一年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上曰公等各賦一事太宗

賦尚書魏徵賦西漢中興書目曰帝範二卷太宗撰

舊紀曰開元八年幸薛王業第置酒宴樂帝賦詩有

棠棣鴿原之句李光弼傳曰拜河南副元帥鎮泗州

帝賦詩以餞金石錄曰明皇注孝經四卷道德經二

卷山堂肆考曰唐高宗因許敬宗作股肱論德宗

作君臣論賜杜希全玉海曰宋太宗御撰文字總十

八部合二百十四卷真宗新編御集百二十卷仁宗御製一百卷神宗御製凡九百二十五篇爲九十卷內四十卷皆賜中書密院及邊臣手札高宗御集一百卷

寶錄曰宋天禧三年上以青宮紀要事有未備乃博采羣書爲承華要略二十卷 雍熙五年三月召近臣賞

花宴後苑上臨池釣魚命羣臣賦詩應制者三十九人上亦賦詩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視學詔塑先聖先賢

像自爲贊書于孔顏座端 太宗作慰邊詩賜近臣又

作詩賜趙普 真宗著祥瑞勤政二論春秋要言又作

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又作寬財論 仁宗出敲器陳于

通英殿諭丁度等曰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
守正道因作欵器論 慶曆四年御通英殿出危竿論
二篇以述居高謹危之意 神宗嗣位之初司馬光首
進資治通鑑既爲之名又爲之序 高宗製中堂詩賜
張浚又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子贊金芝詠損齋記聖政
序其記損齋也以清心寡慾省徭薄賦爲主 孝宗著
用人論 理宗作十三聖賢論訓廉恤刑二詔及中庸
大學二贊 元詩選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有
作 明紀曰太祖御製文集五卷有醉學士歌閱江樓
記皇陵碑登極詔皆其卓然者也 仁宗御製集二卷

宣宗天縱神敏遜志經史長篇短歌援筆立就嘗
作祖德詩九章 作招隱歌其敕曰使幽遠之賢皆知
朕志庶幾幡然有奮起者卿等爲國重臣特示觀之
作喜雪歌其敕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旦而霽蓋豐
年之祥也因作喜雪之歌 作猗蘭操序曰昔孔子自
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
而託爲此操子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 又
作捕蝗詩憫農詩減租詩以賜羣臣 又作書媿詩以
賜戶部尚書夏原吉

御製三

書
丹書

翠琰

黃帝作丹書其詞曰發勝忘者吉怠勝
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宋

晏殊序東封聖製頌曰龍駕麗藻封
勤于寶文黼黻作繪彰施于翠琰

桐鼓

叢雲

藏

啓筮曰黃帝征蚩尤于涿鹿作桐鼓之曲桐鼓者軍中
警備也

古今樂錄曰舜之時八風循道時雲叢叢

黃帝征蚩尤于涿鹿作桐鼓之曲桐鼓者軍中
警備也

秋風

晨露

漢武秋風詞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
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

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
鳴兮發懼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徐景安樂書曰
晨露湯之歌也

神人暢

孝慈錄

古今樂錄堯郊祭
天地神座上有響

誨堯曰水方至為害命子救之堯乃作神人暢其詞曰
清廟穆兮承子宗百僚肅兮于寢堂醞禱進福求年豐

有響在坐救子為害在元中欽哉昊天德不隆承命任
禹寫中宮謝希逸曰神人暢堯所作明紀太祖以父

母之服通制為

襄陵操

瓠子歌

古逸詩禹治洪水
上會稽作襄陵操

二年著孝慈錄
曰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入漢

溝洫志武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凌河悼其

功之不成作歌
詩二章詳水部

黃歌斷竹

魯詠大唐

古逸詩劉勰云黃歌斷竹

質之至也註黃謂黃帝其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實古
肉字又吳越春秋越王問陳音曰子善射道何所生音

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見父
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而作斷竹歌其詞云云

樂書曰大唐帝嚳之歌也文
心雕龍又云堯有大唐之詠

八伯咸進

三傑並

登

尚書大傳曰帝歌卿雲八伯咸進
唐宋璟傳開元十七年以璟為右丞相與左丞相張說太子少傅源

乾曜同日拜詔太常設饗宴百官
于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始作八卦

手揮

五絃

上詳二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古今樂錄舜揮

堯戒一卷

武造二

篇

隋志堯戒舜禹一卷
上所自造賦二篇註武帝

成周儀鳳

祥符觀

龍

古今樂錄成王時鳳皇翔舞于庭王乃作神鳳操
宋紀祥符三年于茅山獲龍長二寸腹如玳瑁手中

俯仰無懼帝作觀龍
歌送還茅山池中

風起雲飛

金填石刻

漢高太

帝王綱

御製

御製

三

五 玉海云唐貞元七年帝幸章敬寺賦詩京尹薛珣請刻于石而填以金從之

禹記岫嶺

武銘刀劍

徐靈期衡山記曰夏后導水通瀆刻石書于山之高 史記曰武王為誠于席之四

隅戶牖刀劍皆銘焉

紫庭黃竹

朱雁白麟

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紫庭 穆王

作黃竹詩並詳五 武紀元狩元年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歌太始三年作朱雁歌

丹函翠蘊

綈袞細囊

晏殊謝觀太宗御製表曰丹函翠蘊觀先聖之寶書 同上綈袞細囊集九州之

籍 首倡柏梁

持示韋綬

漢武作柏梁臺詔羣臣作七言詩乃得上坐帝首倡

曰日月星辰和四時 玉海曰唐元宗九日為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馳往

給筆

屬和

題笏以賜

唐紀正元四年宴百官于麟德殿帝製序及詩以賜于是給御筆仍命屬

和 唐紀王起傳加起皇太子侍讀文宗題詩于太子笏以賜

輦中攬筆

雪裏揮

毫

實錄曰貞觀十九年御步輦而行帝攬筆于輦中為詩 宋紀雍熙元年上御乾元門樓觀燈夜漏初上

密雪忽降上謂宰相曰可谷

賦瑞雪滿皇州詩以為娛樂

問釣魚人 餞秉釣者

宋紀云呂端參知政事真宗召至便殿語必移時時

蒙正為相會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欲領金鈎深未達磻

谿須問釣魚人上意已屬端數日蒙正罷而端相矣

唐紀云宣宗好儒術大中九年崔鉉由左僕射為淮南

節度帝餞太液亭賜詩曰七 三侯作歌 萬歲為樂

載秉釣調四序儒者榮之 史記云高祖過沛有三侯之章索隱云侯語詞詩侯其

禕而是也沛歌有三兮故曰三侯 拾遺記曰漢昭帝

穿淋池引太液之水種楸笑荷香微 賦綜歷代 詩

數十里乃作歌曰萬歲為樂豈云多 括累朝 隋志云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 宋史曰祥符

七年六月庚辰成于八年閏六月癸巳其讀十九 史也起八年七月辛未成于天禧元年二月辛未 自

做五箴 聞喜一軸 宋史曰祥符中邊陲無事然未嘗

夕觀之因出貴廩食吟軫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守官

箴以示王旦等 宋紀曰嘉祐六年賜新進士聞喜宴

帝王部 御製

子瓊林苑遣中使賜御詩一軸

行宮題壁

磨崖勒碑

宋紀曰咸平三年大破契

丹于莫州作喜聞捷奏詩二首題行宮之壁

唐紀曰元宗東封泰山于太平頂磨崖勒石御製御書

牡丹千葉

槐柏連理

宋紀曰景德四年宴近臣于後苑帝作千葉牡丹詩又曰祥

符六年令從臣觀苑中連理槐屏風及連理柏上作連理槐柏詩三首以賜

賜四歲正字

命百官餞送

又云祥符八年作七言詩賜童子蔡伯倫伯倫四歲誦詩百餘篇上詔入禁中

命爲正字唐天寶間賀知章乞休命百官餞送上親製詩序

桂宮蘭殿頌美鵲

金鏡珠囊詩成花萼

玉海曰唐元宗時有鵲數十集麟德殿廷木帝作頌曰我所

息宴桂宮蘭殿九月辛酉雍渠伊見飛鳴行搖在原之趣急難有情逼之不懼唐紀曰開元十八年上御花

品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賦詩八韻

勸學製文原道著

辨宋真宗作孝宗作

御製四

曾 思親操

古逸詩舜耕歷山思親而作其詞曰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思父母兮力耕日

與月兮往如馳父
母遠兮吾將安歸

藻思粹發

仁宗御製序曰藻思粹發窮聖作也

朝

元慶雲

唐紀曰天寶十載朝元閣有慶雲見上賦詩羣臣畢和

珍重老臣

宋扈蒙傳

曰蒙侍宴後苑應制賦詩末云微臣自媿頭如雪亦聽鈞天侍玉皇上曰善乃和以賜之有珍重老臣之語

卿等同醉

宋紀曰雍熙三年祈雪于相國寺十二月朔大雨雪上御玉華殿宴宰相近臣謂此

嘉瑞思與卿等同醉
出御製雪詩屬和

賦詩寵行

宋紀曰景德中于龍圖閣之崇和殿踐侍

請學士邢昺赴曹州上
即席賜二首以寵其行

手詔貢闈

宋紀曰祥符五年命學士鼂迥等知

貢舉賜以手詔又賜詩曰盛時選士貢闈開罄宇
閭風獻藝來心以權衡求實效勿令蓬華有遺才

深

合周官

羣書備考曰洪武大誥之作有取于周官之重典

一

帝王部

御製

御製

五

朝正韻

明紀云太祖以東冬清青之二韻合而為一字萃于邊旁音定于字母

程文狀

元

明紀曰宣宗每試進士輒自標程文曰我不當狀元及第耶

箴名敬一

明世宗箴曰匪

敬弗聚匪一弗純勒石太學及翰林院名敬一亭

御製五

增

詩虞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又卿

雲歌曰卿雲爛兮紉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南

風歌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周成王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

紫庭予何德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胥樂兮民以寧

穆王黃竹歌曰我徂黃竹

皴一

員閱寒帝收九行嗟我

公侯百辟冢宰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又荅西王母白

雲謠曰予治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女比及

三年將復而野 漢高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

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高祖爲戚

夫人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成橫絕四海橫

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將安可施 漢武蒲梢天

馬歌曰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

障外國涉飛沙兮四夷服 漢昭帝黃鵠歌曰黃鵠飛

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 唐太

宗帝京篇曰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

宮百雉餘連甍遙接漢飛閣迴臨虛雲日隱層闕風煙
出綺疏 巖廊罷機務崇文聊駐輦玉匣啓龍圖金繩
披鳳篆韋編斷方續縹帙舒還卷對此乃淹留歎案觀
墳典 移步出詞林停輿欣武宴琬弓寫明月駿馬疑
流電驚雁落虛弦啼猿悲急箭閱賞誠多美于茲乃忘
倦 元宗賜諸州刺史曰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
學試誦論阡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
迹易見安貞德自彰訟獄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慝且
存老撫弱復綏強勉哉各祇命知予眷萬方 過大哥
宅魯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

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
經魯祭孔子而歎之曰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
鄆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
楹奠當與夢時同 肅宗玉靈芝詩曰玉殿肅肅靈芝
煌煌重英發秀連葉分房宗廟之福垂其景光 元氣
產之明神合德紫微間采白薜呈色載啓瑞圖庶符皇
極天心有眷王道惟直 幸生芳本當我辰旒挺此靈
質賁其皇猷神惟不愛道亦無求端拱思惟永荷天休
宋孝宗玉津園喜晴詩曰春郊柔綠徧桑麻小駐芳
園攬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

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
騎爛如花 元文宗望九華詩曰昔年曾見九華圖爲

問江南有也無今日五溪橋上望畫師猶自欠工夫

明太祖鍾山詩曰熏風自南發森松鳴絃歌元猿嘯白
日丹鳳巢桐柯靈芝秀深谷祥雲盛嵯峨樹隙觀天碧
天青似綠荷野人逢問處樂道正婆娑 仁宗早朝詩
曰澹月低鳩鵲祥雲繞建章金門森羽衛寶鼎靄名香
日上東方曙風輕曉殿涼千官朝退後諮訪接賢良

宣宗減租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
本皆貧下民耕作旣勞勤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

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十三行之
四方均先王親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
斯人 世宗送元輔張羅山詩曰拂暑金風動袞裳滿
天商吹送新涼農家萬寶收成後十里遙聞禾黍香

增賦唐太宗臨層樓賦曰崇基迴構危檐間出暑結冬
臺寒濃夏室望雕軒之拱漢觀鏤檻之擎日柱引桂而
圓虛芬舒蓮而倒實霞觀近兮紅逼煙樓遙兮翠密念
作者兮爲勞媿居之而有逸

增箴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躡于山而躡于
堦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

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勿思勿行至無日矣

增銘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 周武

王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其旤將然毋曰胡害其旤將大毋曰胡傷其旤將長 杖銘曰惡乎危于忽寃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 帶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

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
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
也

增序唐太宗詩序曰萬幾之暇游息藝文觀列代之皇
王考當時之行事軒昊舜禹信無間然矣予追蹤百王
之末馳心千載之上觀文教於六經閱武功于七德臺
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之以中和不係
之于淫放故溝洫可樂何必江海之濱麟閣可翫何必
山陵之間宋英宗序仁宗御製集曰泊然凝神不見
所好惟躬閱實錄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

武略披圖以監古銘物以自戒從事于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如此永惟聖作銘之玉版藏之金匱以垂無窮

增詔唐太宗幸靈州詔曰朕曩命偏師遂擒頡利今弘廟略已滅延陀雖則麾駕出征未踰郊甸前驅所轡纜掩塞垣契苾等委身內屬朕暫幸靈州親撫歸附弘慈肆赦加以施生頒惠天隅耀武靈朔上變星昴歸于東井之躔下掩蹠林驅入南山之圃

御筆一

增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

夫揚子雲曰聖人肆筆而成書法書要錄梁武帝

曰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
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
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
笨鈍比比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 文房四譜唐
太宗曰攻書之時當收視聽絕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
于元妙 唐紀帝問柳公權用筆法曰心正則筆正
玉海宋太宗曰學書者當澄神靜慮具在筆端方臻其
妙

御筆二

增韋續字源云包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炎帝神

農氏因上黨嘉禾八穗乃作穗書用頒時令黃帝因卿
雲見作雲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少昊作金天鸞鳳
書高陽氏製科斗書 墨藪曰夏后氏作鐘鼎書注曰
神龜負文列于背禹第之成九類古今源流曰文王作
鳥書 古文苑曰漢高祖手敕太子 玉海曰漢元帝

善史書應劭注史籀大篆

後漢循吏傳曰光武以手

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玉海曰帝王法

帖始于漢章帝晉武帝

漢章帝好杜度草書因名章

草

宣和書譜曰晉武帝喜作字于草書尤工落筆雄

健挾英勇之氣毅然爲一代祖

張懷瓘書斷曰梁武

帝好草書狀貌亦古 又曰我唐高祖太宗睿宗翰墨
之妙資以神功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
美無得而稱今天子神武聰明制同造化筆精墨妙思
極天人或頌德銘勛函耀金石或恩崇惠緝載錫侯王
赫矣光華懸諸日月 姜夔續書譜曰摹書最易唐太
宗云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
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須是
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
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
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

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寶章待訪錄曰梁之武元帝隋

唐之文帝金題玉躐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華國

法書要錄曰唐太宗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適勁為一時之絕 通鑑貞觀十八年劉洎上書上飛

白荅之曰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唐戴至德傳曰高宗

為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

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

忠節贊皇猷皆見意于詞云 通鑑曰書賜隱士田游

巖宅牘其門 王氏書苑曰唐龍朔二年上自為書與

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圜師嘗自愛書可以朝堂開
示圜師見而驚喜私謂朝官曰圜師見古蹟多矣魏晉
以後惟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
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 九域志
曰亳州有道德經碑明皇書 李靖傳曰靖五代孫彥

芳太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太宗賜靖詔書數
函上之曰兵馬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制也一曰有常
視公疾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筆文
宗愛之不離手 宣和書譜曰唐代宗宵旰之暇留心
翰墨于行書益工 玉海曰唐順宗善隸書 宣和書

譜宣宗復以行書稱 周世宗神武之略氤氲盤礴發
於筆端過人遠甚 書苑曰晉武帝元帝成帝康帝孝

武帝宋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齊高帝武帝梁武帝簡
文帝孝元帝陳高帝文帝唐高祖太宗睿宗元宗皆以
書名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命李符知京西轉運特書

李符到處如朕親行八字賜之 玉海曰宋雍熙二年

賜近臣御製五言詩草書扇各一又分賜草書李白廬

山瀑布詩二十幅 淳化元年上親書紅綾扇賜宰相

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各一三年

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初伏日又親書紅綾扇賜近

臣淳化二年蘇易簡上言願以上所賜詩刻石上爲真草行三體書各一本命模勒刻石分賜近臣十二月祕書監三館學士皆上表稱賀上悅賜以上尊酒宋米海岳曰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玉海曰淳化五年上選郭玘等四人爲常參官仍給印紙令秩滿日自齋于御前較其課最上自書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爲勞績又別書二十餘幅賜大理正尹玘等人一通皆京朝官之選也實錄曰淳化五年賜

參政寇準飛白草書十八軸先是宰相呂蒙正等皆已
得賜準出使在外至是始及焉上因謂呂蒙正曰書札
者六藝之一也固非帝王之事朕蓋聽政之暇聊以自
娛耳 玉海曰宋太宗嘗草書紈扇作古詩賜諸將王
昭遠等言多比諷又賜何承矩書前後凡五十餘幅又
面付手札寵之又嘗賜戴興以玉篇唐韻御飛白書三
十卷 至道三年六月真宗詔以先帝御書墨跡賜天
下名山勝境九月賜曲阜文宣王廟十一月詔所藏太
宗御書委官吏檢校 景德四年三月登太清樓命內
臣啓扃鑰觀太宗聖製御書上親執目錄令黃門舉其

書示之 祥符三年出太宗御札二十六卷示翰臣

天聖五年四月賜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于瓊林苑中
人賜御書一軸自後遂以爲常 又九月賜輔臣織成

御飛白字圖 寶元元年作舍人院閣上親篆其榜曰

紫微閣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慶曆四年上于邇英閣

出御書三十軸凡三十五字 玉海曰慶曆中仁宗以

飛白端敏二字飛白筆一賜太子太傅王舉正 山堂

肆考曰宋仁宗皇祐二年張錫講書禁中上飛白書博

學二字賜之 玉海曰皇祐三年飛白書筆法二字賜

講讀官各一軸 皇祐以後每歲重五節必賜飛白書

扇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宸翰邁逸筆勢有法飛白書
尤精 宋仁宗時夏竦為相臺諫交言其非改樞密使
上親書恭儉二字以賜 宋哲宗以御書唐人詩賜范
祖禹等各一首 玉海曰宣和四年幸秘書省上親出
建隆真蹟詩帖數幅於是羣臣始議藝祖書又出太宗
真宗仁宗翰墨至神考書孟子章句上曰此藩邸所作
也 高宗御製翰墨志曰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
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
立衆體備于筆下意見猶存于取舍至若楔帖則測之
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

誦不少去懷也 山堂肆考曰建炎四年韓世忠兩鎮

節鉞高宗手書郭子儀傳賜之 玉海云紹興五年右

相張浚入見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之 山堂肆考曰

宋孝宗御書賜殿帥以下曰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

而忌能尊己而自任 又孝宗謂近臣曰朕無他嗜好

或得暇惟讀書寫字為娛 又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

六字賜史浩 寧宗嘉定十四年宸翰書車攻烝民南

山有臺及緇衣詩賜大臣 明紀曰宣宗英敏多才藝

善詩文能書畫所賦綠竹引一枝花采茶歌諸篇皆御

筆親書世傳為寶 神宗十齡踐阼即善書大書責難

陳善四字分賜講官

御筆三

增 奎鉤

雲篆

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宋均註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章之畫真誥曰三

皇為龍鳳之章雲篆之跡

綠字

紫泥

晉志禹受綠字白詩天書降紫泥李

堯

文 禹碑

書斷曰堯舜之世煥乎其有文章文章發揮書道盡矣薛愈詩曰岫嶺山前神禹碑字

青石赤形模奇

始演八穗

不忘四民

真誥曰三皇之世演八穗之文山堂肆

考曰宋仁宗飛白書四民安樂字題其旁曰化成殿醉書邵雍釋之曰帝雖在酒所尚不忘四民故自帝王以

來獨以仁

先賜一幅

細書十行

玉海曰宋太宗嘗出飛白四幅廣表

謚之也

數尺先以一幅賜宰臣

實由天縱

自成文章

山堂

呂端十行詳上二
曰宋真宗出太宗御書法帖輔臣曰太宗嗜學實由天縱屬思授翰必極精妙玉海曰范成大跋御筆云

氣細縹蒸為雲漢輝

親灑仙毫

手書寶劍

山堂肆考云唐

光所麗自成文章
憲宗親灑仙毫鸞鳳騫翔煙雲舒卷

玉

礫硤新勢

迴拔神鋒

顏師古聖德頌曰礫硤新勢奮發奇鋒
玉海云宋胡宿代中書密院謝賜字表云

墨寶相輝
神鋒迴拔

筆墨雄贍

氣相奇古

法書要錄云梁庾肩吾書品論曰魏

帝筆墨雄贍

朱芾寶章待訪錄曰晉武帝真跡在
駙馬都尉李公昭第字有篆籀氣相奇古墨色如漆

蟬翼鴻翥

龍畫螺書

權德輿記曰太宗文皇帝飛白
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

六年荅常侍劉洎之詔也縹緲鴻翥之勢輕濃蟬翼之
狀于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絕藝

書圍之逸品也
下詳後崔融碑文

山林丘壑

鸞鳳蝶龍

高宗御製
翰墨志曰

五十年間未始一日舍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正直隨
意所適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

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趣
會要五月五日唐太宗為飛白書作鸞鳳蝶龍等字筆勢驚絕

石

湖賜范

玉堂付蘇

山堂肆考曰淳熙八年上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范成大

淳化二年上書飛白玉堂之署四

索一大硯

書三

體詩

一堂肆考曰孝宗淳熙十三年召宮僚宴樂上索一大硯命磨潘衡墨染屠覺竹絲筆揮誠齋二大

字及贈侍讀楊檢祥六小字識

與古何異

所得甚

多

山堂肆考宋太宗曰唐太宗以飛白賜羣臣劉洎登御牀爭取今朕手書賜卿等與古何異紹興五年

上曰朕無事惟靜坐觀書所得甚多時上所寫六經論孟之書皆畢因刻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

又書無逸篇設

乞賜新額

報以手書

山堂肆考曰宋太宗端拱

元年秘閣成李至乞賜新額上乃飛白

忠勤見表

廉節是勵

唐崔知悌傳曰知悌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元等高宗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元以忠

勤見表

山堂肆考曰紹興二十九年御書戒駢情

勵廉節六字認於尚書省立石以墨本頒之於中外

蒙正不及

常侍先登

玉海云淳化五年上書四體書一幅草書尤絕妙蘇易簡頓首

告上乞之呂蒙正亦欲得焉易簡前奏曰臣先請蒙正已不及矣上笑而賜之

法書要錄曰太宗操筆作飛

白書羣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林引手然後得之太宗笑曰昔聞使仔辭輦今見常侍登

林

擺脫舊學

追配昔人

宣和書譜曰唐明皇初見翰苑書體狃于世習銳意

作章草八分遂擺脫舊學

唐

庶臻治道

以增美

德

玉海曰宋建隆三年二月內出御札曰渴聽謹言庶臻治道令朝臣以次轉對

會要曰太宗為飛白書

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今以此賜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芒玉平雲

春林秋漢

唐張說謝御書大通師碑額狀云畫起平雲點躡芒玉戈矛攢倚鸞鶴交飛

玉海

云李嶠謝飛白書渺乎若游霧拂春林靄乎似輕雲上秋漢

製龍池曲

賜上尊

酒

明皇雜錄曰拾遺蔡字進龍池篇上為八分書賜岐王王因製龍池曲以其篇為樂章

上尊酒詳二

不減子敬 得受史陵

法書要錄曰王僧虔論書曰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

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唐李嗣真書品曰太宗與漢王元昌褚僕射遂良等書法皆受之于史陵

首出孤鶩 回翔顧盼

玉海曰李嶠謝飛白書冠六爻而首出卷八體而孤鶩

元稹謝御札舞鳳迴翔于懷袖飛龍顧盼于縑細

春雲出岫

榮光燭天

宋

元之謝御書表曰潤澤如春雲之出岫榮光燭天詳下五歐陽修記

能騁逸氣

無

有棄日

法書要錄曰齊世祖書超筆力而有膽能騁逸氣玉海曰宋太宗出御草書示宋琪琪曰陛下躬親庶務固前代所未

士稱三絕

人賜一雙

海

有又讀書染翰無有棄日云宋太宗筆法英異學無不成親製真定王趙普碑并御八分書篆額多士稱為三絕會要曰祥符二年內

出太宗鏤文紅管供御筆十二管分賜王旦以下人一雙

有如夙習

以此自娛

玉海曰真宗初未嘗為飛白書一日見飛白筆遂取試之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宋神宗遣內侍就輔臣第賜

御書各一軸次日輔臣入謝上曰朕聽政之暇無所用心以此自娛耳

太宗下詔梁

武評書

太宗實錄曰帝留心字學下詔求前賢墨跡玉海曰梁武帝評書從漢末至梁百三十四人

手追心慕

神動天隨

玉海曰宋高宗雲章奎畫昭回于天爰自龍飛之初頗喜

黃庭堅體格後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韻意義獻父子手追心慕曾不數年直與之齊驅並轡書苑曰范

成大跋御筆云跳龍臥虎之勢漏屋畫沙之跡皆神動天隨洵穆無間

親識其末

繼

書其後

實錄曰慶曆六年知河中府錢晦入辭上問其家傳鐵券晦并三朝御書以進皆親識其末而

還之玉海曰乾道七年帝出御書一通首以魏徵答唐太宗德仁功利之問而繼書其後曰朕即位十年功

則未能有成至于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正今日急務也

規模大令

吐納僧虔

張懷瓘書斷曰宋文帝善隸書次及行草規模大令法書要錄曰齊高帝墨翰吐納僧虔擗排子敬

自書孝經

徧賜文賦

山堂肆考曰淳化中李至請以草書千字文勒石上曰此無

帝王部

御筆

可取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自書勒于碑陰

不廢模倣

又曰宋理宗寶慶初書文賦以賜天下

為時矜式宣和書譜曰唐太宗留心翰墨萬幾之餘不廢模倣唐明皇在御以行書八分章

草書為時矜式

甘露慶雲

蒼龍白鳳

甘露慶雲詳五蘇軾頌宋胡宿賜御書

扇詩曰白鳳隨毫舉蒼龍應墨奇

勢若飛動

略無倦怠

歸田錄曰皇祐二年

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神翰雄偉勢若飛動

山堂肆考曰高宗專意經術親書石經命儒臣

細繹其說雖祁寒隆暑略無倦怠

鵬搏鶴唳

龍性牛刀

法書要錄云宋文帝

書如瞻擊水之鵬搏且並聞天之鶴唳

又曰齊高帝書猶力稽牛刀水轉龍性

草書藏秘閣

石本詣名山

書苑曰太宗時有獻鍾繇急就章者字多躋駁上親草書一本藏秘閣宋太

宗常草書經史三十紙刻石模印詣名山藏之或賜丘園養素好古博雅之士

臣僚無由觀

卿等未嘗見

太宗寶錄曰雍熙二年嘗夜召書學葛湍問徐鉉草書何如湍曰鉉留心籀篆

不聞草聖上曰鈔嘗見朕書不端曰臣僚非詔賜無由
得觀上喜于袖中出御書二紙曰一以賜汝一以賜鈗
玉海云祥符五年內出新編太宗皇帝御集及御書
法帖凡十五部示輔臣王旦曰五代以來筆札無體鍾
王之法幾絕太宗留意翰墨斷行片簡傳之于外則爭
求之自是學者書體丕變聖教之至也上曰太宗所用
筆亦與人閔不同願向敏中丁謂曰卿
等未嘗見咸再拜陳乞翼日命賜之

御筆四

增

搢笏以觀

宋范蜀公東齋記曰仁宗于天章閣

二

臣姓名

山堂肆考曰祥符中上飛白書向敏中張詠

鶴頭偃波

墨叢曰鶴頭偃波書認版

鳳尾諾書

書苑

高帝為鳳

天毫發彩

玉海張說謝示金字

儒行中

庸

山堂肆考曰宋高宗常

鎚銖萬代

會要云劉洎上

思下天文則長河鞠吹橋玉筆于仙札
則流霞成采周已鋪銖萬代冠冕百王
傳曰元宗以謹家藏詔書藏高祖太宗詔書
密字親書參端

上燭 玉海曰祥符五年九月國子監請建閣藏
蘇東坡集謝賜御書紫薇花詩有一
驪珠 紙驚鸞回鳳字袖有驪珠三十四句
兼絕二王

二 翁煥為美 法書要錄曰宋文帝有
帝中第一張

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誰為第一
善自 世南補戈 書苑曰太宗學書于虞世南每患戈
謀矣 脚不工偶書戲字召世南補寫其戈

購募備盡 虞世南書旨述曰太宗銳志翫書
兼賜

大小字 玉海曰天聖九年上作飛白大書以賜二府而
小字賜諸學士獨孫奭與趙迥兼賜大小字

御筆五

兼賜

兼賜

兼賜

兼賜

兼賜

兼賜

兼賜

兼賜

兼賜

兼賜

兼賜

兼賜

兼賜

兼賜

兼賜

增詩唐韓愈詩云岫嶺山尖神禹碑科斗拳身籀葉披

鸞飄鳳泊拏龍螭 岑文本奉述飛白勢詩云六文開

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

絕鸞驚游霧疏別有臨池草思露垂露餘 宋夏竦紫

微閣御篆書詩曰右省層楹建西清寶字宣神明連藻

畫法象出奎躔 明堂額御篆詩曰堯章粲雲漢羲畫

露乾坤日字光芒動奎鉤氣象溫 明宣宗草書歌曰

草書自昔何所授初變楷法爲章奏當時作者最得名

崔瑗杜度張伯英三人真蹟已罕見後來繼之有羲獻

筆端變化妙入神逸態雄姿看勁健風驚電掣浮雲飛

御筆

蛟龍奮躍猛虎馳漢晉草法千載師張顛藏真亦絕奇
一代精藝才數輩遺墨千人萬人愛因知頓挫出腕力
亦用飛動生神采古來篆籀今已訛何況隸草訛愈多
吾書豈必論工緻誠懸有言當默識

增

賦唐竇泉述書賦曰龍化東遷景文興嗣天然俊傑

豪翰英異元帝之用筆可觀世瑜之呈規仰視如發矟
刃虎駭鶚貽惴夫喪精劍客得志成帝則生知草意穎
悟通諳先使畏魄青疑過藍勁力外爽古風內含若雲
開而乍覩晴日泉落而懸歸碧潭康帝則幼少閒慢迥
出凡境駟馬安車不尚馳騁真率孝武不規不矩氣有

餘高體無所主若露滋蔓草風送驟雨宋武德與法舍
古初見荅道和之啓未披有位之書觀其逸毫巨麗載
兆虎變高躅莫究其涯雄風于焉已扇猶金玉鑿璞包
露貴賤皇矣文帝天知正隸舉已達于縱橫攀王媚于
緊細向精專而習孰幾可與之興替尚瞻擊水之鵬搏
且聞天上之鶴唳齊高則文武英威時來運歸挺生紹
伯墨妙翰飛觀乎吐納僧虔擠排子敬昂藏鬱拔勝草
負正猶力稽牛刀水展龍性梁則高祖叔達恢弘厥躬
泯規矩合童蒙惟吾巨唐武功定文德脩高祖運龍爪
陳睿謀自我雄其貌神邁興代之微猷太宗則備集王

書聖鑒芻啓質詎勝文貌能全體睿宗垂文規模尚古
飛五雲而在天運三光而窺戶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
骨巨麗碑版崢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爲海而吞鯨 蔡
邕筆賦曰書乾坤之陰陽贊處皇之洪勳盡五帝之休
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皇之功代兮表八伯之望觀傳
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 晉成公綏隸書
體曰彤管電流雨下電散點點星垂掣控安案繽紛絡
繹華藻粲爛網緼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翫
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

增序宋王珪撰御製觀書序曰嘉祐七年十二月戊申

乘暇日延羣臣觀三聖神翰于龍圖天章閣翫心文明藻思濬發遂賦觀書之詩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使左右縱觀驚鸞翥鳳與夫煙雲布濩之象莫不回薄于筆下蓋天縱之能世莫得以曾闕也 法書譜系序曰藝祖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賓服文書禮樂復見全盛太宗文德化成淳化中盡取御府歷代名蹟刻之祕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 丁度序邇英聖問曰伏奉宣示御書十三軸仰觀聖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忠邪善惡之事

增表唐李嶠賀見御書表曰究黃軒鳥迹之巧殫紫府

結空之勢偃波垂露會寶穗而成新半魄全曦象天形而得妙 宋王元之謝御書表曰絳綃半幅霞舒舞鶴之紋宸翰三行雲繞迴鸞之勢宮中刀尺翦雲霧于赤城筆下風雷走龍蛇于碧落堪笑二王非墨妙筆精之作如逢伯禹得金簡玉字之書 又張洎謝八分御書

表曰仙毫揮灑體備剛柔犀利譬長劔之倚天壯觀類

洪河之紀地潤澤如春雲之出岫明媚若曉漢之橫空

晏殊謝御書表曰乾文綺粲睿筆鸞迴文皇鳳字近

媿乎流芳炎帝穗書遠慙于逸品宜登冊府永冠書林

增記宋歐陽脩仁廟飛白書記曰夫石韞玉而珠藏淵

其光氣常見于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履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必賜書之所在也

增碑唐崔融夏禹碑曰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徧刻

增銘宋孫覲爲胡直孺作御書扇銘曰扇出尚方墨寶未乾天縱墨妙宛若龍鸞璧月煌煌光燭部屋子孫視之稽古之力

增跋宋范成大賜御書石湖二字跋曰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

淵鑑類函卷五十二
○頌宋蘇軾作英宗手書頌曰雲漢之章融為甘露結
為慶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燾冒其子孫

淵鑑類函卷五十二